



月沙集八

造中啓事 啓啓

廿二

~ 16
2345
8



門和
號 2345
卷 22-8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咨

移咨楊經理丁酉

朝鮮國王為再准軍門分付不敢擅便南發事本年十月十二日當職親進軍門告辭仍准面諭節該說稱都城根本重地不宜暫離如是國王南發倭賊狡詐不無乘虛掩襲之事且國王護衛兵馬必多供億不貲國王南發有害無益當職回說天朝大兵俱已南發當職切要隨行催兵督餉已於經理提督根前稟了日期勢難中止軍門說稱經理提督臨去時分俱無這等說



戶部集卷之三十三
話我與經理上本待分亦無這等說話我於本月初八日將與國王鎮守都城緣由已經上本奏聞尤不容捨而之他且國王南去只是策應南邊一面西北之事不得催督尤係虛疎不如留守根本之地料理四方之務除國王供億之費以補軍餉除國王護衛之兵以用戰陣甚為便好說罷十四日當職再將前因及切迫等情揭稟軍門隨據伺候陪臣李元翼啓稱蒙軍門面諭節該說稱我留國王非要跟我亦非為本處孤危後來兵馬亦多足以鎮守都城但以國王南發必多護衛兵馬徒費糧餉州縣奔命不專討賊且國王在此號令策

應誰有謂偷安者臣回說天朝將士為小邦遠來觸冒霜雪進臨死地因此國王煩惱寢食俱廢將要前往忠州等處催督兵餉策應諸事仍叩頭再三陳懇竟不允准等因據此查照先准經理及貴部分付事理已經申飭各該部臣裝束行李擬於本月十二日起身前去發程前夕告行於軍門不期軍門大人諭以題請鎮守不許南發累陳懇迫終未獲請既壓嚴命不得自由個惶悶縮罔知所以竊念小邦剪焉傾覆之餘無復有自為之勢而幸賴聖天子異恩迥出千古再發大兵不以為擾犒銀賜糧不以為費直搗釜山不以為遠雷霆

南下聲勢震疊貴府以督府之尊總戎之重親握軍麾
遠涉荒墟天威所及兇酋膽破保存屬國在此一舉
其在當職惟當董率臣民效勞戎行筋力所到髮膚不
惜其安敢晏然退在獨以賊虜遺之乎不惟是也南邊
地方殘破最甚天朝將亡為小邦驅馳跋涉備嘗飢
渴嶠外風霜艱苦萬狀接待供應必皆不成形樣至於
調兵轉餉等事雖使當職在後親督猶懼不濟况在此
號令豈能有所措畫乎是則當職此行在貴府雖不足
為有無而在小邦所係非細六年對賊始辨此舉區區
之計講之已熟既已祭告祖先神靈祈請土地山川教

諭中外臣民不惟面稟貴府非止一再大小將士無不
知之而一朝停泥有同兒戲將謂當職何如人耶欲去
則軍門有命欲止則貴府有期事體兩難不敢擅便乘
馬班如夙志未遂身留心往寢息不寧上以欺諸大人
中以欺神明下以欺臣民皆緣當職無狀致此狼狽瞻
望行塵只切馳遡惶報悶鬱不知所言擬合備由咨稟
為此合行移咨

移咨揚經理丁酉

為照南原之圍日急一日兇賊聲焰已到任實地方四
出搶掠彌漫村野楊總兵以數千之軍血戰孤城今已

七日聲援莫通信息無憑當職南望痛哭恨不能卽死於圍城之下叩心頓足不知所以况洛江沂流之陣右路分派之賊聲生勢張其鋒甚銳二道郡邑次第瓦解南服僅完之山川再入豺虎之窟穴小邦兵單力綿莫能抵敵土崩波瀆禍迫呼吸今日所恃只是天兵子遺生靈之命俱係於此而第念都督之軍旣甚單少師期尚遠形勢未定兇狡之賊倘或覘知乘此大軍未集之前以逞輕兵猝襲之計各處分割之軍俱係孤弱緩急莫得爲策首尾不能相救不但南原之圍無力可救目前之禍有不可言竊聞遊擊彭領蒼干精銳時在貴

院標下煩乞貴院俯燭小邦事勢急迫卽調本宮急率所領之軍馳赴京城與麻都督協議進勦以成犄角之勢不勝幸甚

回咨麻提督丁酉

竊照蠢茲小醜當滅亡之期違天逆理再逞兇計罪盈惡極自速天誅不惟毒害小邦殆無噍類乃至戕賊天兵不復顧忌長驅之勢薄于漢南幸賴稷山一捷天威震暢兇鋒頓挫捲甲潛遁而其蛇豕之毒遍於三路滔天之計固不但已堂堂天朝貸死許貢恩典旣極出師問罪威聲方赫而乃敢干威背恩下手唐突

至於若此是其目中無復有者其視殘滅僅延之小邦
爲如何哉茲者伏聞 聖天子赫然震怒大發兵糧臺
憲總戎重臣督運組甲救海直搗巢窟飛輓絡野連亘
遼燕水陸夾進並力齊舉不但殲此送死之殘孽必使
片帆不還又將鳥彼逆天之老首無俾毒種或遺先聲
所及遠邇增氣風雷鼓動山海震盪凡有血氣者雖在
瘡痍溝壑皆願忍死須臾以覩盛舉當職與一國臣民
叩恩感泣奮義策勵即將咨內事意傳諭各道使之振
作鼓氣協助聲勢上雪 天朝之羞下報先祖之讎不
勝感惕欣悚之至

回咨徐給事

戊戌

竊照當職才劣祚薄守藩無狀喪失基業幾墜 明命
請兵請餉奏籲煩復貽 皇上東顧之憂削弱日甚衰
微不振尚與此賊共戴一天此皆當職前後失職之罪
以此受罪則雖萬被誅死固所甘心至於贊畫丁然奏
中所論則有非人臣所忍言所忍聞者當職始接此報
心腸震悸精魄飛越跼天踏地無所自容惟欲早服刑
章以謝人言竊念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五倫也苟
或得罪於此則人不能爲人而終於禽獸而已以身則
生不如死以國則存不如亡其何以容喘息於覆載之

間哉當職雖極無狀亦有秉彜之性得之於天而自祖
先以來遭遇 休明世效職分區區願忠之志自謂不
後恒人而亦可以有辭於天下今者無故蒙此惡名使
祖先二百年血誠事 上之心終歸於無處暴白而舉
一國臣民俱陷於無父無君之域是當職不惟獲戾於
聖明而又得罪於倫紀為萬世之罪人得罪於祖先為
一國之罪人其捏飾之辭多出於千萬無形自當一一
陳辨或有不辨自破而惡名醜詆狼籍難形言之汚口
聽之魂喪白日在上難燭覆盆 天門萬里籲呼無聞
誠欲披肝瀝血一陳情悃於貴科之前而既負此罪名

不敢舉顏於天日之下且 聖旨既命查勘此身方在
此罪之中今方席藁待 命茲未得奔詣號訴只自叩
心槌肯茲者貴科惻然動念特行咨諭辭旨慤勤慰勉
丁寧且許以主張昭雪仍勉以奮威滅賊此實當職再
生之秋小邦再造之期深冤極痛庶幾得雪於今日感
激流涕不知所言敢不遵奉警飭以副盛意不勝哽塞
感戴之至

回咨萬經理 己亥

等因准此即遵照兵部題覆內事理會集文武陪臣再
議得小邦積敗之餘喘息未定兵單力綿不足以自守

善後之圖唯在於留兵兵多則賊必畏戢兵少則賊必生心其爲利害不待智者而可料以小邦自爲之計豈不知所擇哉第以師行糧從兵不可一日無食必須先論餉之贏蝕可議兵之多寡因此日前當職與各該陪臣酌量小邦事勢有此八千之請今者兵部更慮留兵單少不能捍禦後患復有加留之議其爲小邦計至矣小邦固當感激遵奉之不暇然事當量力謀必審勢不量在我之力徒欲多留以自衛日後糧絕大軍枵腹則脫巾之變其誰任之深恐誤事辜恩重貽 皇上之憂誠切憂憫不知所以小邦以兵火板蕩之餘力接應大

軍于今七年民生之膏血罄盡於奔走轉輸之間不但軍餉屢缺至於支頓供役之具亦不成形揀賴諸部院矜憐將就得以支撐加以今年旱風爲災水田失稔收穫不敷大米踊貴秋場纔歛民已呼飢雖嚴勅管糧陪臣多方收集內而百官坊民外而窮閭單戶計口收米頭會箕歛至於賣官鬻獄募民稅商凡干得粟之策纖細畢講而地之所生旣尠民之所儲已罄所得零星隨到隨放該收之稅該括之米僅足勾目前之用八千之糧猶恐未及支繼今若加留決難接濟貴院按臨小邦旣久小邦事情想已洞燭竭急之狀若不矜察懼迫之

戶部集卷之三十一
七
情終無所控告煩乞貴院速行裁減俾小邦得以濟餉
不勝幸甚仍照龍山倉見貯糧豆萬分缺少畿甸州縣
則公私之儲收括殆盡唯仰外方各路調度上送而節
屆嚴寒運路已絕京城之餉百計無策煩將貴院及督
府標下官兵分送黃州平壤義州等有糧地方以紓
天兵庚癸之急亦甚便益

回咨邢軍門揚經理

朝鮮國王為緊急倭情事為照當職本以謏薄受天
子明命承祖先遺緒職守東藩乃不能思患預防猝被
狂寇猖獗一敗而不能自振至於再勞天兵暴露數

千里外封疆日感國事愈急重貽天朝未顧之憂即
當職辜恩失職之罪已不可勝贖欽蒙聖恩寬大涵
容如天地愛育如父母前後勅諭責勵之切丁寧懇
惻不啻如耳提而面命當職雖極無狀其欲揚厲懲惡
以期報効於涓埃以求生全於憂患乃日夜誓心刻骨
而不敢不勉者也惟是當職才既劣下勢又艱難破壁
望行不能及遠凡給舍所論當職實固有之不敢自解
獨其甘心為倭之說當職之心誠切痛傷當職為此賊
所迫宗廟墟矣社稷亡矣人民盡矣環顧事勢無一可
為而區區之意只欲憑仗皇靈剪滅仇讎耿耿此心

天日照臨今准來咨慙懼隕越無所容措將擬具本專
差陪臣馳奏竅罪外仍念小邦人民酷被寇禍父母
妻子悉見傷夷悲哀痛毒其身雖在其魂已奪雖萬加
振勵未易變強一聞賊聲惟切畏怖皆懷驚散以致守
令奔竄軍校空虛當職雖切憤痛何補於事其不能
整飭之失實在當職其又何辭願念小邦臣民雖積切
選奕而粗知義理寧竄伏偷生而前後未有一陪臣順
賊投降者其中愚下之民或有為賊所脅不能自脫者
有之至於全州之潰則專由守臣處置乖當方行拿究
得情處斷當初屯賊顯有直擣京城之勢而星州高靈

為慶尚中路最係要衝陪臣李元翼權慄分屯兩處原
非搏戰之將只分兵指授節制東西兩路使之共圖遮
遏而已不期中路之賊從陝川草溪等處并移南原李
元翼權慄為賊所阻中間道路隔絕其不得赴援南原
則其勢有不得相及厥後聞賊眾已犯忠清糾率兵眾
來趨公州直路頗有斬獲其情初非出於逃竄金應瑞
則久與賊對壘熟知屯賊畏憚天兵一聞師期妄欲
假借聲威輕行恐脅其心雖非出於賣國而漏洩軍機
則誠有可痛己令革職為兵戴罪自効小邦雖甚委靡
亦嘗略有法紀苟有逃竄賣國如咨內所云者則何敢

容貸自棄其社稷大抵小邦與此賊誓不俱生所患力不足耳今貴部院貴院及經理都院總督軍門鎮守總兵俱以天朝大臣之重仰體皇上至意規畫處置指授方略必欲拯濟小邦美無遺策大兵既集人心奮奮當職計此賊窮兇極惡授首有日當職敢不沫血飲泣率勵奮發董率臣民凡所計畫悉遵貴部院貴院分付奔走奉承以死為期煩乞貴部院貴院諒小邦之勢哀當職之心備將前因轉奏天聰貫當職之前愆責當職之後效使天討畢行於兇頑妖氛廓清於海隅則庶小邦得以再延墜緒而於天下之計亦為幸甚

移咨邢軍門

朝鮮國王為乞明辨流言鎮定軍情以畢征討事當職查照經理都察院自渡江以來規畫事務晝夜焦勞修補器械督辦糧餉必要勦滅倭奴以完東事上年七月賊首行長襲破閑山舟師八月攻破南原殺天兵三二千清正又領兵繼至蹂躪全忠二道勢逼京城城中洶懼將潰本院自平壤馳來撫定遺民申飭將士挫賊之先鋒而賊遂以遁京城之得免再陷則本院之力也本院冰蘖自飭供奉大約雖一菜一粒皆捐奉錢取給朝夕兼又法禁嚴明將卒畏戢侵擾之弊比前頓革此則

小邦三尺童子亦知感戴上年十二月時分本院親督大軍一同提督南征衝冒矢石燒破賊砦圍困兇首捷報踵至遺民鼓舞其時嘗職念本院及提督暴露辛苦日差陪臣探望各據回稱本院擐甲上陣不避凍餒與諸將分勞日久愈勵續據陪臣權慄等跟在陣後節次馳啓與各起陪臣所稱相符及其退兵時分經理與提督見我兵既走賊援盛集相機班師傳令步兵先出仍將遺下糧餉盡行焚燒挑選馬軍身自爲殿賊不敢追躡師賴以全是後也清正雖網漏而至今喪膽不敢再動小邦軍兵扮作天兵貌樣則樵採之倭亦皆走避

因此慶尚左道全無侵掠之患得安農作其功豈曰小哉當職卽要備將本院及提督并諸將勞績具本奏聞以謝皇恩而被本院力止而止此等曲折貴部院所親見而洞悉者當職每以此歉然今日之論反致紛紜竊未曉其故也當職偶得於流聞則其中尤不近似者卽小邦娼婦親昵於憲臺是已以此推之其餘固不足辨矣况島山征勦實狀及各營功罪并人馬死亡之數既有跟隨陪臣又有領兵陪臣俱在陣上目見備悉天日照臨豈敢虛誑昔高皇帝初卽位賜小邦詔書有曰國王與倭奴爲隣京都及沿海地方宜設築城子

教戒勸諭如父誨子小邦至今感誦卽自本院欲設備屯守以防倭賊此是經理職內要務乃以是爲本院之罪而錯疑小邦小邦之人曷勝寃痛其亦與高皇帝詔諭旨意大相遠矣當職仍照此賊屯據海上七年爲禍者蓋以羈縻之說爲奸計所中屢致差了事機耳到此地頭其講好而不得了事雖愚夫愚婦皆所洞知清正下倭豈真以講和來而本院反不商量爲此計耶去二月時分清正差倭奴一名與被擄人一名假稱奉書提督仍探我虛實行至竹山本院挈治南邊防守將領着令提督府差家丁令小邦通事將被擄人發還小邦

將倭子交付南兵吳副將卽其事狀如此又於本年四等月內行長遣朱元禮要時羅等潛圖緩兵欲以探聽消息本院洞察伊賊情形拘留其使不發其書唯欲以兵威收勝萬全茲者本院被叅各營搖動賊方且以計緩我待時再逞小邦之勢十分危迫而本院離任種種潰裂人心亂駭如失所依若此傳言透入賊中則伊賊必抵掌而起寧不寒心今查倭賊東自蔚山島山西至順天倭橋連亘九百餘里城柵羅絡除小寨不計外列營屯據通共有二十餘區其賊兵多少據此可知乃云倭衆本少而張皇馳報要減兵糧其定計何居當職所

深痛者 天朝水陸大兵朝夕齊集發運錢糧已過累
十萬當職與一國人民奔走拮据竭力供給指日期滅
此賊而小邦不幸流言遽布衆情俱解一場事機反被
毀了當職痛悶流涕不知所爲仍照各該走回人告稱
倭賊添調兵衆將以七月後渡海進搶此正申飭將士
先事制人之秋如催調後起水兵及時遮截海口使往
來斷路則賊必疑懼而勢便於夾攻矣本院被祭而訛
言方起今日之所依仰者唯在於貴部院幸加矜濟速
完一著本院欽奉 聖天子明命經理小邦小邦存亡
都在於此倘本院舉措多有不遑則小邦之事已先毀

矣小邦何敢費辭厚辨自促危亡之禍以陷誣罔之誅
乎煩乞貴部院備將前項切迫緣由作速題奉明辨流
言鎮定軍情亟行 天討俾絕後患不勝幸甚

回咨徐給事

朝鮮國王爲奉勅覈勘東師諮詢戰守機宜事竊照當
職才旣謏劣勢又艱難被兵七年不能自振煩奏乞師
再勤盛舉以貽 天朝東顧之憂失職辜恩罪無所逃
聖恩如天曲加矜憐增兵增餉不啻救焚拯溺綿綿扶
植以至于今大兵已發師期有日當職與一國臣民感
戴 洪恩晨夜雪涕惟欲粉骨糜身庶能仰酬其萬一

查得本賊強梁海外肆然自大藏兇積悖特一天地間
毒種無故興兵毒害小邦封豕長蛇為荐食啓疆之計
屯據海上留連不退或陽為乞款以試淺深或羸師示
弱以緩軍心雖天朝許其封典而桀逆滋甚使節纔
回兇鋒又至南原之陷敗殺天兵至於三千是其兇
謀奸計固非但已上年賊酋行長等分道進搶長驅之
計已迫漢南都城洵懼莫保朝夕幸賴總督軍門指授
方略經理都院單車赴難冒入危城鎮定人心遂約束
諸將却賊於談笑之頃俾小邦得免魚肉而其後島山
之捷天威益振賊氣大挫雖未縛取清賊亦一曠世

之奇功迄今全慶兩道得保餘燼者皆此一戰之功大
抵夷虜禽獸也乍叛乍服固其常態而奸狡變詐此賊
為最若不芟夷蘊崇絕去根萌則區區約誓不足以戢
其兇謀而適啓其陵侮之心語云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伊賊雖曰兇獷難制而七年客土選鋒旣虓生兵未添
聲勢亦殺而兼又屯列各處兵力自分浮寄孤懸不過
為送死之寇而其所以跳躍自強者亦可謂末勢耳猶
且蜂蠆肆毒敢抗天威者特以日前未嘗有一番懲
創故耳天道好還人心齊奮自厚其惡理豈終久目今
大兵已集糧餉粗辦騎步協勢水陸並舉皇靈遠暢

聲勢堂堂舉而臨之不啻壓卵小邦存亡只在此舉倘
或遲疑等待撫機不斷兵疲財匱蹉過秋冬使十萬之
師徘徊消縮漸至軍心日怠賊備日固春汛添兵大舉
衝突則小邦之糜爛已無復言而竊恐天下大事自此
去矣其在小邦寧可不自力耶第以軍興既久匱竭已
極外以備禦強寇內以供奉大兵一脉僅延不絕如綫
而然方竭死殫力務期接濟庶幾憑仗威靈以討此賊
何敢一毫自忽以誤大事以言其地利險要則小邦京
城以漢水爲固而忠州在漢江上流當鳥嶺竹嶺兩嶺
之會所謂鳥嶺竹嶺者乃慶尚忠清連界之間而頗有

棧道鐵山之險稍可據守秋風嶺亦在清州金山之間
而地勢比鳥嶺平坦大槩小邦本是彈丸蕞爾之區雖
有溪山之險其間形便可據者無幾惟是小邦與日本
隔以大海風濤足恃而今既失守天塹之險已爲賊有
全慶以南無復形勝可以界限賊若留屯海上以爲巢
窟而乘時出沒則自慶尚至江原自全羅至忠清京畿
其間道路不遠遺民駭散無所棲泊必不能收拾自保
以爲拒守之計必須一舉蕩掃驅出境外使無一個倭
賊然後水陸之兵次第臨海以言其兵馬簡鍊則小邦
再被賊禍官兵死亡殆盡招集雜色男丁略加訓練見

在東路協勦者五千五百餘負名見在中路協勦者二千二百餘負名見在西路協勦者一萬餘負名見在海營協勦者七千三百餘負名雖各粗習武藝而該數不多衣甲未備若使協助 天兵則猶可張其羽翼誠不可獨為抵敵以言其糧餉則小邦根本在於兩南而自再經賊燹公私倉廩盡為灰燼而生穀之源絕矣百計拮据收合零星而生聚無因數甚不敷此間各處見運米豆數三路及海管俱有調度陪臣專管轉運收放又於傍近州縣盡括公私米豆以圖接濟今又秋禾已熟收穫已盡另於常額之外多方設法勸募民間或買辦收儲百般

添助庶冀不致虧缺以言其城郭繕修則小邦三面受敵自有國以來京都及沿海地方俱設城壕自被兵之後賊鋒經過之地城柵俱被夷殘全羅忠清慶尚京畿等處已經審擇險要去處設築山城以為保守捍禦之地而只恨民力殘匱不得如法修葺耳若其淪陷果否收復則小邦全慶地方再被淪沒旋蒙 天兵救勦漸次收復唯慶尚左道蔚山梁山京萊右道金海昌原熊川固城巨濟晉州泗川昆陽南海全羅左道順天等州府郡縣尚被淪陷目今三路齊進庶幾得以恢復舊疆至於賊數去留多寡則本賊去來無常朝夕異形各處

邊臣馳報多得於走回人等傳說前後不同委難指的姑據各處哨報慶尚左道蔚山郡約有一萬餘名釜山浦約有四五千名梁山郡約有四五千名卽甲斐守所領右道金海府約有一萬餘名卽豐直茂所領德只島約有四五千名固城縣約有六七千名鎮海縣約有四五百名晉州約有四百餘名巨濟約有二千餘名泗川縣約有七八千名或云一萬餘名昆陽郡約有三百餘名南海縣約有一千餘名卽平義智平調信等所領昌原府熊川縣兩處留賊未知的數而熊川縣卽大營豐茂守所領全羅道順天府約有一萬五千餘名卽平行

長飛蘭島等所領而老弱俱居三分之一然而處處築城積餉聯絡形勢了無歸巢之意其情形向背雖未可料測兇悖之狀旣如前所陳其猖然蓄謀以逞其滔天之惡者固非一日而方與 天兵互相廝殺略不顧忌則向背所在固不待智者知也仍照賊酋之中清正雖甚暴桀而特是好鬪之一夫狡詐包藏行長爲最自前小邦及 天朝被瞞於此賊者屢矣陰懷異圖主張兇謀而外示恭順每以講和撤兵爲言勢窘則搖尾覬款以緩我師候其兵退乃復逞毒前後背約幻弄 天朝再動兵戈者皆此賊之所爲今者大軍壓壘 天威震

動乃鼓其餘智通使乞款誠可痛憤倘或落伊巧計淹
然不發蹉了事機則師老氣衰大事誤矣竊念天朝
爲小邦發天下之兵動百萬之資大事垂成十已八九
既已救之於始寧有不繼其終既能遏諸方張焉有釋
彼殘寇小邦惟當竭措糧械悉力供給協助聲勢以收
全勝而已只恐大事好乖羣議易動不能趁期勦滅未
免守以持久使小邦餘力不能支撐而先自潰裂也貴
科欽承嚴命查勘東事先聲所及風彩立變當職手
額以待願陳所懷而不鄙夷之先行咨問仍勉以古昔
賢王中興之羨佩服感激不知所言小邦今日百萬生

靈之命俱係於貴科煩乞貴科上體皇上拯濟之仁
下念小邦危急之狀一面備將前情作速題奏一面嚴
督各營一舉殲殄使東征之事得早結局以活遺民小
邦幸甚天下幸甚

回咨楊經理

竊照慶州一府迫近西生浦賊窟正是敵路要衝之地
而兵火之後城壕殘圯蕩敗之餘未遑修葺誠非細憂
今蒙貴院軫念小邦情事洞燭邊疆形勢特遣能幹官
負往莅繕修之事以爲大軍駐劄之地其深機遠算迨
出尋常而爲小邦料理籌度惓惓若此當職與一國臣

民不勝感歎查得本州係是新羅舊都而城外素多高
 阜峻壠臨瞰腹裏賊若屯據城外則城中靜動虛實不
 待偵探足以覩知此最兵家所忌恐非禦賊之地屯軍
 峙糧貴擇地利設險控扼須看形勢當於別處審擇更
 好刻日董役修舉廢墜使戰守俱適緩急足恃以副
 大人綢繆之意少紓 天朝宵旰之憂不勝幸甚即將
 咨內事宜另行本道陪臣協同差委中軍導觀要害踏
 審險易其應用財料矣後丁夫預為竭力辦備急速施
 行外理合咨復

回咨萬經理

朝鮮國王為東事善後失畫中外難支懇乞 聖明審
 釐重冗以杜欺冒事本年六月日准都察院都御史萬
 咨前事准戶部咨云煩為查照從長計議仍希過院
 以憑具 奏施行等因准此為照小邦覆亡禍敗之極
 無復有自為之勢幸蒙 天朝再造之恩得有今日而
 貴道又惓惓於善後之圖多留重兵分付要害使賊有
 所畏懼實是終始極濟之盛筭小邦只合憑藉 威靈
 練兵積粟修城設險以圖自強之不暇不可再容別議
 而但照師行糧從兵家常事必須先議糧餉贏蝕可酌
 留兵多少小邦再被兵燹八路為墟加以七年饋餉民

生之膏血已盡因此先議留兵時分請留一萬五千蓋
因糧餉見數而有此減兵之請也日下龍山大米止有
數百石零而沿海軍餉亦屢告缺雖分遣陪臣星火催
督公私亦立再無搜查接濟之路當職方與經管陪臣
日夜憂慮不知所以為計又蒙 皇上俯念小邦殘
著令貴道從長斟酌減實停妥此無非軫念小邦之至
意但盡行撤回則小邦無所倚仗而多留則難繼於饋
餉少留則無益於禦賊必須簡實酌留庶可省費而示
威煩乞貴道將新舊官兵於內精選五千負名協同小
邦軍兵屯守信地以備賊路仍照勦殺倭賊犁沉火攻

等水戰為上管筦鳥銃陸兵之技次之此在貴道處置
之何如其餘馬步官兵撤回遼陽駐劄俟有急報星馳
赴援則緩急足以相濟而 天兵無久戍異域之苦小
邦有虎豹在山之勢其於留撤事宜兩得其便矣擬合
咨復

回咨萬經理

朝鮮國王為兵糧缺乏萬分難支懇乞嚴催以濟急用
事等因准此當職不勝驚愕查照小邦蒙 天朝拯濟
之力得以收復疆土莫安遺黎保有今日舉國之人常
懷粉糜以報 洪造况此善後之兵為小邦防守海上

暴露辛苦其於濟餉一事小邦豈敢少忽只緣慶尚一
道沿海去處被賊占據化爲草地腹裏地方兩遭被創
州縣蕩敗加以七年對壘民力竭盡因此釜山等處防
守軍餉勢難專靠本道責令各該經管陪臣將 天朝
小米及咸鏡江原忠清全羅四道搜括米豆搬運以濟
而奈彼各道地方亦皆一搯殘破糧數不多兼又船隻
夫畜在在缺少雖星火催督而搬運不前畢致官兵之
食至於撈海掘草所聞慘惻當職憂懼交并食不下咽
此雖經管陪臣不職之罪而實緣小邦事勢之使然非
敢秦越相視遠避傍觀而不爲之救濟也况賊情兇狡

小邦嘗之已熟當職雖甚愚昧不恃 天兵爲重而更
何所依咨旨嚴切益增慚惕近據陪臣李德馨狀啓將
忠清全羅大米三千三十石及海運小米三千石運赴
釜山等處日前各道括運之數不在此內又將 天朝
小米散給軍民要換大米該數亦多卽又嚴行韓浚謙
及各該陪臣處作速一面遍處搜括火速轉運一 督
令夫船將各處積貯 天朝小米先行速運軍前秋禾
已熟者亦令地方官司作速碾米以圖接濟外擬合咨
復

回咨邢軍門

朝鮮國王為節行防倭並急謹酌陳中道以備 廟議以圖萬全事本年八月日准總督軍門咨前事為照小邦蒙 天朝拯援之力得以恢復疆土奠安遺黎而見有軍兵脆弱缺少不足以捍禦後患仍蒙貴部院及經理都院議留善後之兵數至累萬其為小邦計至益蓋留兵多則賊必畏懼少則賊復生心此係小邦存亡之機而始議留兵之時小邦只以一萬五千為請者以賊兵新退 天朝米豆到全慶者尚有數萬石零小邦糧米亦有遺下零數足以接濟而無乏也至於再議之時又只以五千為請者以 天朝米豆到全慶者與小邦

遺下糧米俱已告盡且新穀未登公私亦立接濟無策而五千之兵雖不能防閑大賊猶足為小邦聲勢也即目 天朝終始矜念計出萬全要於二萬數內再行抽撤量留精銳實數是實洞燭小邦事情有此酌議而亦小邦之情願也當職與一國臣民不勝感激但照軍餉如是議減議免則小邦之事無復可為不可不陳小邦用兵七年八道凋殘在在田土拋荒榛莽野蕪又今年夏秋旱風為灾禾稼枯槁生穀之源已絕所留官兵較前雖十之一而該供本色恐有難繼之患况折色銀子原非小邦所產雖自東征之後 天朝運來之貨多

戶部集卷之三
行街市而客商人等旋卽收買在小邦民間者不過萬分之一零星之數難以搜查抽取以供軍需該部所謂貴部院欲舉全餉倚賴中國者蓋以此耳上年劉總兵鎮守八莒時分經略宋令小邦供給川兵月銀伊侍小邦猶有遺下貨物先以天朝欽賜銀兩及運夾不貨并小邦魚肉鹽醬等物相兼支給數月之內所貯卽之容蒙經略宋目擊實情卽還用天朝折色支給此是已試之驗也况今貨物之匱竭甚於上年所據折色天朝雖助三分之一小邦決無措辦之路必須該部體皇上矜恤至意照前全給可以有濟仍照本賊短於水

戰而長於陸戰在海則易捍上岸則難制海路之防尤係喫緊如於二萬數內精選水兵八千仍擇將官統領督同小邦軍兵防守海口庶保朝夕無事而本色則小邦竭力繼辦折色各項銀兩天朝照舊支給以事竣爲限似爲便益煩乞貴部院備將前因轉奏天聰撤兵處餉作速定奪以畢拯濟不勝幸甚除具本徑一奏聞外擬合咨復

咨禮部

庚戌八月

朝鮮國王爲乞遵皇朝儀制以定進京陪臣章服事據禮曹判書李廷龜等狀啓節該臣等謹按大明集禮蕃

使朝貢儀蕃使於奉天殿朝見依品服隨班行禮位在
文官拜位之東云洪惟太祖高皇帝折衷百王之制
定著一代之禮其一統四海納之軌物之意蕩蕩乎蔑
以加矣而我國前後陪臣隨表進京每於朝天宮演
儀時分例以玄盤領隨班上年賀至陪臣吏曹參事鄭
經世等呈文禮部欲以朝服行禮而本部以節日已迫
未可輕改爲辭云竊念我國凡典章文物一遵皇朝
之制其遇節日望闕拜表迎詔等例國王用欽
賜冕服大小臣僚悉以朝服行禮此實二百年通行之
禮無非所以遵奉皇朝所定之制也而獨此進京陪

臣捨國內行用之法服以玄盤領從事乃於玉帛會同
環佩齟鳴之日服之殊異儀章斑駁有若區別者然非
徒不經甚涉羞耻此必先前本國陪臣偶於進京隨班
之時用此常空之服天朝只謂外國鄙陋不知禮制
遂不責備因循習謬以至於今耳目所習不覺其誤豈
知高皇帝所定之制明白若此哉既知其無據固
當速改而歸正合無備將前項緣由移咨禮部本國進
京陪臣自今以後遵照大明集禮之制許令以朝服隨
班以正儀章相應等因具啓據此當職爲照小邦雖陋
世被東漸之化禮義之稱見賞於中朝憲章文物悉遵

華制 天朝之視小邦有同內服洪惟我 太祖高皇
帝定爲一代之禮陪臣冠服之制欽蒙 列聖頒賜進
貢陪臣皆令以朝服行禮其一視同仁之義至矣盡矣
而集禮之書刊行中外正如大陽中天萬物咸覩小邦
遵奉此制罔敢違越故凡遇節日望 闕拜表迎 詔
等禮君臣上下皆用法服卽事獨於進京朝 賀萬國
會同之時不得具禮服而隨班則是乃 天朝頒布之
禮制行之於國中而廢之於大庭也豈非紊外之甚乎
此不過先前陪臣偶然不察習謬成例以至於今耳事
係儀章實關國體既知其非則安敢因循苟且不爲釐

正而自外於 聖朝同文之化哉煩乞貴部曲察前項
事情自今以後遵照大明集禮已定之制使小邦陪臣
許以朝服行禮不勝幸甚

回咨琉球國

朝鮮國王爲申謝厚儀繼敦隣好事先該萬曆三十七
年三月二十三日有弊邦賀至陪臣申滌等回自 師
齋到貴國咨文一角前事節該屢蒙厚貺弊邦何修得
此於下執事哉緬想先年活我黎庶匪惟弊邦戴荷洪
恩于茲未艾則數黎民子孫無不仰天遙謝貴國竹橋
之恩爲不替也今歲又當貢期差遣陪臣鄭子孝詣闕

獻納因附齋上貴國使馳獻乞為鑑納救邦通年荷
天賜頒賜冠服襲封王爵始能與貴國締兄弟之雅同
藩 天朝為股肱臣子且賊酋喪膽不敢復挺螳臂睥
睨中原友邦和睦福有自來矣自今以往請結永盟貴
國為兄弊邦為弟以弟兄而仰事 天朝親睦聘問願
與天長地久之耳等因准此隨將後開五色綿絹二十
匹五色絲布二十匹青藍綠絹二十匹練光蕉布二十
匹建扇二百把粗扇二百把照數收領外為照救邦與
貴國隔以重溟地之相去萬有餘里實風馬牛之不相
及也而同在乾坤覆載之中共服 天朝一視之化每

於賀節朝聘之時兩國使价不期而至冠蓋相接於玉
帛會同之班情義相孚問遺不絕信義之篤不啻隣封
茲蒙盛儀實出心貺諭以兄弟之盟申之敦睦之親拜
嘉之感慕義之情心肝相照地不能隔也救邦無祿先
父王奄棄羣臣寡人受命于朝嗣守箕封烝烝在疚已
過三年私交雖有所戒舊好豈不可修今蒙咨示 貴
國亦荷 皇恩襲封王爵欣慰之私曷勝馳嚮且聞島
首虓魄鯨波少安是實 皇靈之震遠抑亦友邦之福
凡有賊情不揀細大經報 天朝轉示救邦幸甚不腆
土宜遠表微忱因修謝咨着令賀至陪臣吏曹叅判俞

大禎等齎赴京師轉交貴使庶幾得達左右擬合答覆
爲此合行移咨

回咨王撫院

准此爲照蠢茲小醜敢抗天紀長蛇封豕荐食中土始
焉負隅跳梁終至吞據遼瀋罪惡已盈神人共憤凡在
食土含血皆思齷肉寢皮小邦誠切敵愾義不共戴而
自遼城失守之後鴨江西岸變爲賊巢道路阻隔豺虎
縱橫屢遣哨探輒被攔扯徃來傳說疑信難憑未知
天朝作何處置兇賊作何動靜王師進駐何處用兵當
在何時除專差陪臣權盡已等泛海西徃平表陳慰外

天朝消息久未詳聞西望悶鬱但自挺膏卽接咨內事
意始知天討將加神威遠暢貴院受命專征獎率
三軍號召北虜小邦雖在僻遠聞之不覺膽聳鼎魚假
息穴蟻何逃送死殘孽將見懸首於不日區區歡抃曷
勝仰喻第分路進討必須布置得宜力敵兵均期日並
舉乃可濟事已未東路之輕進可爲前車之鑑今都
司毛手下之兵僅數百登萊水兵亦不滿千以此孤軍
輕蹈虎穴恐非長策小邦兵力本來脆弱頃年深河之
役健兒殆盡今歲詔使之還水卒渰死此則天朝
諸大人所共明知者也目下雖團聚羸弱以防此賊西

北千餘里之境皆是受敵之地掃盡域內之民僅派防
戍之卒處處孤弱自守不暇今欲掇備而渡江空圍而
趨利則兇賊豕突之患誰得以禦之剪焉不支彼此莫
救則雖欲竭力犄角共圖遼事得乎今方以此等事情
通議於都司毛相度機宜務出萬全小邦原有防邊將
領先依咨諭駐劄界上先聲後實多布疑兵以聽指揮
而卽奉登萊巡撫陶咨已發水兵十萬聯絡朝鮮共圖
征進云姑待此兵齊到江口西師進壓賊路約日剋期
東西齊發以收全勝之奇功不勝幸甚

回咨登州陶軍門

爲照小邦自遼路阻絕之後 父母之邦消息邈然未
知大軍方位何處未知師期當在何時進勦機宜作何
籌度分兵形勢作何布置哨探無憑傳說難真如兒失
乳如瞽無相西望雪涕日夜提肯奔問 大朝只有水
路爲此專差陪臣權盡已等泛海西往奉表陳慰而風
濤險遠生死未卜今因護送將官之還始聞仰仗 皇
靈得踐中土仍蒙貴院咨諭事理恭審 天朝大發水
兵天伐用張貴院特承簡委專管東事其設施方略不
啻耳提而面命此非獨天下之大計實小邦存亡之判
聞來膽聳倍激敵愾之心蠢茲逆奴罪惡已盈天促穢

運自送其死鼎魚穴蟻假息游魂凡在食上含血皆思
食肉寢皮况小邦於天朝義則君臣恩猶父子臣當
雪耻除兇圖報萬一豈忍共戴一天以賊虜遺君父
乎聯兵協討雖不命其承况蒙容誨若是丁寧奉以周
旋豈容少緩第分路之舉事機極重必須力敵勢均期
日齊會乃可勤而無悔小邦兵力本來削弱頃年富車
之役健兒殆盡西北數千里之境皆是受敵之地掃盡
域內之羸僅派防守之卒處處孤危無以自保小邦之
事亦可謂殆且急矣然若河西諸路大衆進壓遼窟貴
院千斛龍驤揚汎直搗水陸并集東西齊舉則小邦之

兵雖極單敢不鼓氣賈勇以助聲援除更飭沿邊將
吏整擐兵馬申嚴隄備外先蒙咨會擬卽回覆而海路
難便無因轉達續准再催擬合一併咨復爲此咨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啓

正朝賀邢軍門啓

律窮玄臘節屆青陽甲帳歡聲轅門淑景佳祥隨化日
而偕暢偉績與歲功而俱成恭惟玉燭調元會天心之
發育琅函獻凱濟邦命於艱難挹座上之春風先薰和
氣仰斗間之台曜共際昌辰瞻係之深抃躍則倍聊憑
短牘仰申下懷

賀邢軍門生辰啓

兵曹參知時承命製進宣
廟命寓一通以入賜公錦段

師垣制鉞方瞻北斗之高標燕寢懸弧忽騰南極之壽

戶部集卷之二十四
曙杯筵舊節鼓角新聲坐鎮江左心咸仰東山之雅量
力主淮西議佇收綠野之奇勳屬茲初辰時維九月轅
門晝靜北海之尊常盈幕府秋清南樓之興不淺貴極
人間之宰相年高地上之神仙幸適瞻依曷勝欣抃五
百年名世既啓岳降之期八千歲爲春恭獻川流之慶

揭上

揭楊經理 鎬

春寒尚嚴敬惟起居必重跋涉荒遐暴露經時實惟小
邦之故瞻望軒輶何日敢忘竊聞茲者旋旆有期拜覲
非遠傾嚮之深無以爲喻先馳下介庸候動靜統其下

諒

回揭威然將金

星輶一返歲月屢改隔以山河信息無便區區瞻係實
在衷曲一札遠來辭意惓惓千里之情藹然可掬披緘
驚倒宛接風標感激如何大人爲小邦兩年驅馳嘗盡
勤劬留愛在人清名在石追挹高芬令人起敬况新書
妙訣實是韜鈴指南要使恬嬉積衰之習一變至於節
制敎邦之受賜多矣第遵講雖勤富强無效兇鋒再煽
顛隳又迫孤負盛意祗自慙隕茲承申戒益增銜戢便
回卒卒裁謝緬惟崇照不宣

回揭丁主事 應泰

曩陪賓筵獲忝披霧薰挹德宇佩服忠規區區感載自
幸實多適抱沉疴久違請教方深傾溯眷辱長牋慰誨
勤款既面命之書又警之指迷指昏誠意藹然非厚德
君子愛人之深何以及此寡人雖不敏敢不主復書紳
朝夕戒惕箴之中心永以為好也惟是才劣力綿不能
自振失職辜恩再罹顛隳誠恐不足以仰副大人敦勉
之盛意慙赧自反祇自攢謝茲聞檐帷西邁戒轄在即
病伏一室莫由攀拜行塵瞻泝星軺但增悒悒春日益
暢伏祈動履若序神相念念不宣

回揭陳參將 愚聞

盛帖之至敦諭備悉良慰良慰每念大人遠臨殊服歷
歲經時其勤劬萬般罔非小邦之故不穀無以申布微
悰茲令伺候陪臣趁日探聽起居而怠慢習狃曠候已
多反以瞞辭報知以孤不穀虔奉大人之誠忱罪在不
赦雖蒙眷教未敢遵奉惶悚徒切伏惟下諒

慰揭邢軍門 玠

曩陪德宇卒卒未竟所懷傾慕之心未嘗一刻弛也屢
擬更溷館下祇候動靜而辭拒甚牢惶懼不敢今得陪
臣所報伏見丁贊畫本稿驚駭失措不省所以小邦不

吊于天再罹顛隳幸賴 聖天子拯濟諸大人勤勞籌
度以至今日兵糧大集兇賊遁逃結局大事將在此機
揚撫院不意革回羣情失望若無所依茲幸大人袞舄
東來再辱敕疆小邦之民手額迎拜舉有欣欣更生之
望不料浮言遽至於此讀之未終令人憤憤不自定此
誠由不穀無祿天不見佑以致東征大人連被情外之
謗叩心呼天更有何言 聖明之鑑洞燭萬里保無他
虞而私衷介介實不自禁即欲奔赴祭下以陳情悃而
嚴威之下不敢遽進敢憑尺牘暴此下誠伏願大人勿
為浮議所動堅定素志以畢東事不勝幸甚容一面訴

統惟台亮不宣

揭陳御史 效

頃聞三路一時進兵軍聲雷動醜虜褫魄小邦上下臣
民方佇捷音之踵至而時有利鈍不得蕩平巢窟大局
將結邊事又壞小邦無祿至此尤極然勝敗兵家之常
事豈可以一跌自沮乎大人持斧監戎奉行 天討深
謀獨智坐決勝筭伏願大人更飭諸路再圖進兵以收
桑榆之功幸孰大焉不穀罪名在身席藁候勘茲當邊
報孔棘之日不得親詣臺前以申慰誠尤用悚仄之至
伏願盛亮不宣

回揭賈郎中維翰

貌諸不穀與憂俱生若墮坑塹茫不知自救就蒙鑄誨
滿紙諄復令人感戢以寡人不德諸臣無似越小邦力
綿使諸大人替勤籌度不穀惟其罪之恐幸大人不寒
棄之勉勵其不逮政欲指迷而措昏此實藥石之論敢
不起敬留兵多寡實係小邦存亡小邦自為之圖豈敢
自撤其援以速覆亡惟是蕩竭已極誠恐致誤大事敢
將悶迫事情仰稟經理大人聽其裁定而繼承分付即
以遵奉之意另行咨復倘蒙垂察可亮鄙悰如館供虧
缺雖是有司不職而不飭之罪實在不穀慙報之外無

以為言伺候陪臣等并即超擢以副盛教統惟崇照不
宣

揭史都司世用

足下槎泛鯨波遠涉虎穴兩年勤劬不憚危險而又洞
察兇賊情形詳陳和戰利害抗章兵部力贊東征之議
其高義朗識不愧古人而小邦今日受賜多矣欽想風
聲每願一見昨蒙傾蓋豁若披霧適緣念卒莫獲穩討
區區怕結曷勝下懷茲呈菲具仰申慰慕不腆薄物聊
備贄儀統惟崇亮不宣

又

昨者辱賜左顧薰挹芝宇慰幸實多莫可躬謝方深傾
僚茲蒙眷翰副以盛貺感佩珍玩極荷厚義大人今將
爲小邦遠役湖嶺冰雪脩程何堪艱苦况三路蕩殘之
餘催兵督糧竊恐厚煩心慮區區下情豈敢自安所喻
之事謹已領教卽令隨行負役齎持陪往悉聽高明指
揮盡力措處耳不腆薄儀聊滿行資統希莞入餘寒尚
慄所祈動履若序珍健念念不宣

揭李提督如松

一別牙旌屢變星霜山川叟阻雲路莫攀瞻想風標有
同星斗于天惟是豐功偉烈愈久而愈不能忘佩德卽

區如在左右也救邦自大人拯濟奠安之後傳肉於旣
骨裨席於水火綿已喪之基業績已廢之禋祀衛國之
忘亡今六年矣感刻之情實共神人第恨弱不自振再
罹顛隳將不能保大人再造之恩才劣祚薄祇自慙隕
茲者令季副總大人爲小邦倍殫勤劬先登偉績可趾
前休是知急病厚義偏出高門而援救一念爲小邦終
始也賓筵屢陪宛接典刑通家舊分實是夙緣緬想台
範益切傾慕今聞繡節移鎮專麾關外歸依孔邇瞻戴
采增不惟餘光流蔭足以波及偏鄉威聲所暨可見南
賊膽破倚仗虎豹之勢庶覩鯨鯢之戮豈不欣抃豈不

戶部集卷之二十四
欣抃謹憑歸便恭候起居以申拱慰之私不腆土宜詎足表誠衷曲所激區區不能已春暄乍暢所冀若序神相統惟崇照不宣

揭邪軍門

昨溷館下辱賜優款薰挹德宇所得已多旋蒙左顧過辱盛禮榮耀感幸不容于中寡人南行之計昨於陪筵煩瀆強稟而尊嚴之前衷悃莫暴惶俱領命悶默而退大人以台衡之尊總戎之重受命專制遠臨荒域其在寡人固當奔走伺候於祭戟之下豈容捨而他適重失藩邦事體誠以天朝將士為小邦之故萬里暴露而

小邦以蕩敗之極一菜一鹽亦不能支供常懷悚惕今衝冒霜雪寄身鋒刃寡人其何忍退處而安卧耶况經理提督兩位前十二日從行之意已為面約寡人之從行不惟經理提督知之天朝大小將士莫不知之今若不為南下或謂寡人厭避退縮背約不去其何以自解於天下而此間曲折亦安能人人而盡喻乎小邦與兇賊不共戴天之讎今幸皇靈遠暢天威震疊討滅之期指日可待寡人其何敢不為奔走於大軍之後乎且南邊地方殘破最甚調兵轉餉不成形樣苟非寡人在後親督則怠者無所忌而益懈逃者無所畏而益潰

致悞大事有難勝言區區過慮實出於此非不知尊威
至嚴不宜累致煩瀆而情事切迫不得不爾伏惟大人
鑑憐此情暫許南下則寡人當略率臣僚星馳下去於
忠州等處號令小邦軍民驅策小邦將士俟其略有頭
緒然後即當還來侍大人周旋何敢曠日遠離乎此不
過旬月間耳袞烏東來之始即宜具由稟講而陪奉遲
違不得早承分付有此多少狼狽皆緣寡人不敏之致
惶赧悶感不知所以敢此申稟伏祈台亮不宣

負揭楊經理

即見軍門飛報大人親督大軍進薄堅城蔚以一塵

鏖鏖盡死之首窮感一窟常息須臾而天威壓地
穴壤何逃是知逆醜窮究極惡自速天誅小邦數千里
烝黎俱值再生之會捷音風馳懼聲雷動寡人聞之驚
喜不自定幽與祖先神靈明與舉國臣民忭躍之極不
覺淚下惟當北向叩首以拱聖天子鴻恩南望馳誠
以謝諸大人功勞仍念大人綸巾羽扇躬冒矢石暴露
風雪備嘗危險區區係慕曷勝下情寡人既不能奔走
號令效勞於戎陣之前又不即九頓拜嘉獻賀於油幢
之下惶懼感激不知所言謹馳專价仰暴微忱伏惟盛
亮

揭揚經理

日昨伺候之臣來傳大人分付令開報、邦軍功將以上聞 朝廷其所以策勵衰微聳動羣心者意甚盛也寡人聞之兢惶感激繼以慚赧固當奔走承教而第於私情大有所不安用是回徨數日不敢遽爾聞命區區之意不得不仰暴於台聽竊念小邦以顛隳覆敗之極無復有支撐之勢煩 奏乞師上念東顧之憂再勞大兵傾動天下綿綿餘喘不絕到今若秋毫皆是 皇恩惟是削弱日甚艱危轉迫對壘七年莫克自振尚使此賊充滿南陲猶未能殲一陣故一商以快不共之讎竊

天極痛刻在骨雖 聖量包容不加罪責而寧有分寸之功可煩題 奏者乎縱或有邊疆將領些少捕斬不過收拾零星以救目前之急而已是固小邦之臣自己當為之事其所謂功不足以贖前後敗衄之罪又安敢開錄猥填上塵 天聽以重得罪於 朝廷以重貽笑於天下乎反覆思惟實難自安稽違既久悚仄深謹將下情敢此申稟仰惟高明有以教之幸甚幸甚

賀揭麻提督貴

自王師南下瞻想行旌日野喜音即因飛報審大人提兵深入進薄賊營大蹂蔚山殲盡醜類賊乃窮感自囚

白雲集卷之五
十
喘息須臾天威震疊勢已破竹小邦數千里山河已脫
腥膻豺虎之窟捷音風馳權聲雷動不惟舉國臣民蹈
舞於街衢抑亦祖先神靈感泣於冥冥驚抃失喜不知
所言惟當北向叩首以拱 聖天子洪恩南望馳誠以
謝諸大人功勞仍念大人親涉虎穴備嘗危險暴露霜
雪艱苦萬狀都爲小邦之故區區係慮曷勝下情寡人
既不能奔走効勞於戎陣之前又未卽拜頓稱賀於祭
戟之下惶報感激只切懸泝謹馳專使仰候起居兼申
賀悃

回揭吳都司

嚮慕方劇荐承前後盛帖備詣日間啓處益慶不勝浣
慰第念久勞行陣地方殘薄何以堪居極切媿悚大人
爲小邦不憚險夷數載勤苦之實不殺蓋已諦審詎敢
小忘于中但慮各衙門體面尊重難於任意陳達然敢
不留念以副厚教統希下諒不宣

揭季遊擊金

南荒瘴熱緬惟起處神相區區瞻慕不敢少弛即因邊
吏之報始諳營下將士邁厲甚多此必跋涉殊方歷歲
經時有此感傷而然何莫非小邦之故也不勝驚慮無
以爲情謹遣管臣專探動定兼差醫官一人賚藥聽候

於牙旋之下惟冀順序加珍統惟盛諒

回揭解捻兵生

牙旋南邁時序已改每想嶠外荒墟備嘗艱辛區區瞻嚮不弛于中茲奉辱帖恍接良晤慰沃良多所示刀鞘即令配漆隨當奉敬此在該官所職豈敢仰煩工價惟懼製造粗劣不足以稱盛玩耳南徼炎敲只祈勤履若序不宣

回揭司遊擊懋官

自聞牙旋之辱敝疆瞻跂日勤茲奉眷翰審有子夏之慟驚悼罔已炎程跋涉露露撼頓致此愆損小邦之故

念及于此愍然于懷竊想草次旅寓殯禮多缺至情所鍾悲苦應倍積兩空館懷抱何堪所冀寬抑自珍以副區區之望不腆薄具聊備賻儀統惟盛諒不宣

揭李捻兵如梅

檐帷西邁時月已授緬惟茲辰起處神相山川叟阻陪奉無期戀德銜恩懷不能已光膺寵擢進秩雄藩輿望所愜實深傾賀而在下邦區區瞻跂之私不能無悵缺之懷近因轉報竊聞提督大人不淑之音驚惋痛但曷可勝言夫以小邦已亡之社稷子遺之民命得保今日者何莫非提督大人之功之制閩遠左方仗威靈而

迺至於斯其亦重小邦之不幸也歟境壤有局吊慰難
便永言思之只增哽塞仍想大人友愛情深何以堪處
伏願循禮自寬益加節宣謹因節价用伸微悃兼將土
宜略備菲儀統希下答

回揭吳都司

宗道

乍接瓊樹餘爽在襟旋奉芝帖審大人欲辦命虎窟令
人恟膽變勇想神明鑑此能成下齊七十城之盛烈一
何偉歟少轉之命專由大人勞績照映人耳目不穀一
言何能有力於其間此而見謝則愧耳即聞毒鋒遍滿
忠清地方剝膚之患只在朝夕緩兵之策但保魯連一

語耳千萬努力佳既不敢却不腆土宜聊用回敬肅此
奉謝不宣

回揭茅都司

國器

自牙旌南邁嚮逞之情不弛于中茲奉威帖備諳邇日
動定神相慰豁交極且聞駐劄以來措處之方區畫之
策咸得其宜使污萊盡闢流亡還集嶠南之民恃以無
恐威聲所暨兇酋自應膽破感戢之餘無以為報第淹
泊荒墟備嘗勤劬供應多缺艱苦何堪區區係慮不任
媿悚下教通官廩給即令另施統惟垂亮

揭陳總兵

璘

今因塘報聞節下督率海舶進逼賊壘奮勢潮汐之間
決勝風濤之中飛丸傷臂致悴神觀不穀驚駭無任憂
慕節下一身是三軍之所屬望小邦之所瞻依伏願勉
加自愛以副遠望謹此差价馳送專候起居藥物禮幣
具在別幅統惟感亮不宣

揭麻提督

春寒料峭伏惟動止神相遠涉殊服奄經時序辛苦萬
般罔非小邦之故言念至此憂戀恒深恭聞茲者回旆
有期瞻拜不遠翹企日切敢以專价馳候於下執事統
冀下諒

回揭揚經理

竊聞賊豎要時羅帶七箇兇徒來到城下不穀聞之驚
駭不自定老賊兇謀肝肺已露請封請貢被瞞非一已
事不遠昭可覩也以大人高明非不燭此此固小邦之
千萬不疑者也仰惟大人沉機秘筭迥出常情陽開陰
闔顛倒鬼神其措置規畫使人莫測端倪雖使此豎竭
囊底之智騁緩頰之謀固不出於大人操縱籠絡中耳
不穀但當恭俟處置快看盛舉第小邦與此賊積痛深
冤刻在心骨常恨力綿勢弱不得以甘心一天猶不可
共戴况忍同一城乎區區憤惋之心激於中情而不知

自止也若欲盤聞賊情則繫之南州煩一委官足矣誠
不料引入腹裏觀我虛實而使蛇虺毒物唐突轅門也
和之一字如洪水猛獸流害甚多其所謂行計者若不
能善處則從古以來必誤大事小邦之存亡三軍之成
敗天下之安危俱係於此不得不冒昧塵溷惟願大人
明察事機熟計而審處之不勝幸甚

回揭王參將國棟

昨於賓筵薰挹德宇慰幸多矣旅館荒涼炎雨連旬竊
想大人長路驅馳之餘有瘁神觀區區瞻係不弛于中
物力殘匱下臣駑緩恒懼供具多虧使不穀敬奉之誠

不得仰暴於大人之前今因來諭始審厨人缺薪至貽
貿資驚報交中粟體豎毛救邦雖甚殘薄力量所到惟
當殫竭至如此等微物自是該官例供而乃令司燿有
桂薪之嘆是皆不穀之罪慙悚不知所言伺候該官卽
令科罪申戒聽候價銀謹此奏璧統惟量恕不宣

回揭許游擊國威

憂虞多事久踈晤寫積雨空館竊想旅况無悰瞻泝一
念不弛于中茲奉辱帖不任傾慰第審館下百役俱缺
驚愧交并救邑雖甚殘匱力量所到惟當殫竭區區之
意常以不能盡達微誠爲恨而奉事之臣駑緩若此誠

可駭也當究問申飭韓彥博罪在難貸而勤教如此敢不特從惟輕以副厥意第要賊事不敢聞命小邦之與此賊實不可共戴一天雖削弱日甚艱危轉極而深離極痛固未嘗一日而忘于心今者倖以好來實躄虛實其情所在不難知矣雖壓於尊命題給糧資而至於人後則有難忍為哀悃所激幸惟量恕不宣

揭麻提督

自大人擁節而南滂雨連旬不霽遙想驅馳跋涉倍殫勤劬區區係慮不弛于中嶠外荒墟館宇湫隘師徒暴露供頓多缺旅次艱辛何以堪之茲馳賤价仰候起居

不腆薄儀聊申遠悃統惟盛亮

謝揭楊經理

大人自膺命東來洞燭小邦危亡之勢誠心惻憐銳意拯濟凡所以畫難運竒指昏指迷者俱出於惓惓寡人銜恩感德西望雪涕惟是謏劣莫克體承盛意是惧今者又以固守京城防備江華等事丁寧敦諭不啻耳提而面命其深機遠筭足以逆折兇謀固結民心使數千里封疆恃以無恐是大人一言之賜為小邦再造之機謹當遵奉教諭飭勵臣民寧容少緩以誤大事舟師一潰兇賊再肆滔天之禍迫在呼吸大軍未集形勢尚孤

奸謀有餘虛實已覩思之氣塞不知所言惟願大人催
趲水陸兵糧及期遏截庶使垂亡之國復再存也禍迫
燃眉干冒臺嚴死罪死罪入秋乍涼伏祈若序加愛統
惟台亮不宣

揭楊經理

小邦今日所自爲者惟是轉運 天糧支供 天兵而
任事之臣未免稽違奉行號令猶不能及時使大人苦
心焦思屢勤申誠陪臣之不職實是寡人之罪惶赧自
反不知所言李民覺年雖衰邁意謂足堪此任今聞老
不能奔走効職卽調承政院右副承旨尹敬立馳替其

任崔天健因渠母病尚未還赴事甚可惡已令拿來重
究另議撥差韓應寅調回事唯過慮西藩地重策應亦
緊兵使既不在鎮一道將無主管故欲待他負往代後
召來今承分付他不暇計已差官急喻使之星夜馳來
聽候祭下小邦存亡只係於大人凡大人籌度憂勤無
非爲小邦起死回生而惟其殘匱已極泄弛成習雖蒙
大人前後警策而猶不能振發頽靡辦了一事唯願大
人矜憐指教終始拯濟統惟垂諒

揭楊經理

日長行臺勞心規畫下邦之人曷勝感頌不穀甚昏既

不能董率眾陪臣奔走於下風而嚴切之地深以煩瀆
為懼源源請教又不如意日勤瞻邈而已小邦怠慢不
能供應 天兵 天兵為小邦萬里遠征辛苦亦極矣
大人反矜恤小邦之民行會各營每加禁約感惠則至
矣而自顧寧自安乎劉督府往歲防守全慶鈐束甚嚴
絕無擾害今握大兵重來督府之待小邦小邦之望於
督府者豈得無舊情哉頃日陪臣在西路報稱川兵自
看貴院牌諭之後頗致疑於不殺蓋因牌內有不殺赴
告之語而然也不殺曾無此意思大人揭之牌諭如此
固知約束三軍之深筭惟要保安小邦藉此而為之言

然眾兵見此而傳作口實則客主俱不無歎然不殺之
心何以得自解於督府之前乎區區煩屑罪深冒陳而
猶且云然都在大人之恕其情耳後時會劉督府話及
于此使督府一笑而釋然不殺有大幸矣統惟台亮不
宣

揭邢軍門

大人憂軫屬國遠辱軒蓋小邦方倚洪庇而征麾邁西
德音日遠不殺嚮濟之誠實切于中第慮小邦日就危
迫門庭之寇竭力以圖猶且不能自振彼山戎伺釁又
懷狴然以此創殘之餘兼受腹背之敵南北奔疲誠無

以為國不穀日夜焦煎蔑以思濟近見陪臣馳啓備悉
大人智深慮遠已馳一介差委俾折奸萌老首飲化
天朝蓋已久矣想尺檄到日兇謀自戢其扶弱遏亂之
義更掩前牒而小邦補苴圖存不至淪喪無非大人之
賜也不穀感銘心曲不敢忘也謹遣賤价以候起居且
布謝忱赤焯方熾切祈台候萬福不腆土宜具在別幅
統惟台亮不宣

揭邢軍門

秋霖乍霽不審動土何似自聞渡江駐節東來救境行
待行塵積日月矣區區瞻想未嘗少弛于懷不穀不吊

于天自命旆西還涉夏入秋靡有一毫自強以濟艱難
而流言忽起遽失撫院遠近震駭景象不佳不穀日夜
憂念不知所為大人坐鎮境上信有虎豹在山之勢然
新經理之行未知遠近而國內空虛未有主管兵事之
人雖湖嶺諸將列屯相望聲勢足以相倚緩急足以托
仗脫有風塵遽起變生呼吸顧將二千里稟裁以為進
退裁目今兇賊進搶為謀叵測南雷日聳邊書曷至人
情危懼若不可終日譬猶無舟楫而渡江海遇風波而
將胥溺及聞大人將至收涕相慶咸願快觀衮衣以卜
興亡伏願遠驅征輶以臨敕邑一指揮之間精采立變

醜虜將畏懼而不敢肆列營將維繫而有稟令豈獨小
邦之君臣上下有所賴也哉茲敢仰瀆嚴威畢露誠悃
伏唯裁納不宣

回揭陳提督

昨因邊臣之報竊審大人提舟師扼港口約束諸將面
授方略摧破大勢倭船不穀聞來驚抃感激不知所喻
即擬馳人拱賀長戩先辱慰諭甚盛讀之使人增氣小
邦自上年閑山之敗舟師形勢孤弱不能蕩掃妖氛大
人牙旌纒下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一起前鋒已挫於
一戰小邦陪臣李舜臣等憑仗威靈奉行成筭略有微

勞而大人過賜推獎益感盛意唯願策勵諸軍勉卒大
勲以濟小邦塗炭之命不勝跂望中秋乍涼伏惟蒞戎
神相念念不宣

回揭吳都司

眷辱長戩指諭明切圭復再三不任感佩為小邦遠涉
荒域備盡勞苦籌度之勤又至於是傾荷眷愛不容稱
謝湖南一道殘破潰散已極幸賴倡義之徒民心稍振
雖其討賊之心同出至性而亦無非憑仗威靈鼓動義
氣而然為之嘉尚即當敬遵來示另行崇獎春寒尚峭
所祈動履若序自玉念念不宣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揭下

回揭祖搃兵 承訓

久踈良晤方深瞻係忽奉盛帖欣慰無已且聞為敵邦
今當再勞南邁竊想嶠外荒墟行李酸寒區區貢慮不
能自己慶尚一帶酷被兵燹公私廬舍蕩然無存深恐
師徒無庇暴露中野誠如大人所憂今蒙示諭慚懼交
至即行司道陪臣蓋造房屋以候牙旋統惟盛亮不宣

回揭司遊擊

秋候下原緬惟動止神相尋常懸懸未嘗不在左右也

忽蒙賜翰感慰何言節下為小邦萬里驅馳備盡艱苦而草次旅途賢郎竟致天折區區慙惻曷勝下情茲聞旅櫬將返故國而節下以戎事方殷不得臨視想傷慟益倍貢慮不淺喪車諸事已令適路護送盛諭珍珠小邦無產未副來教餘物具在別幅送惠銀兩不敢奉受謹還封納統惟盛亮不宣

揭葉遊擊

鱗

初寒峭峭不審節下動止何似尋常懸慕未嘗不在於左右節下為小邦之事跋涉山川遠邁南服小邦之所以感戴節下者如何而兵燹之後列邑凋殘恐接待之

禮供奉之具有所不稱愧悚不已節下曾駐義城馭軍以愛民以慈自奉以簡子遺之民四面還集至於豎碑頌德煥赫一方陪臣馳報前後踵至不穀即欲馳价以伸謝忱屬有嚴譴方在席藁之中未暇及此遷延到今益深惶恨謹馳專价仰候轅門兼布鄙悃統惟盛亮

回揭彭遊擊

信古

前蒙盛帖不獲承教方深慚懼眷辱手翰還答重以十襲玆既不任感戢弊器原數不多不得優備陣上之用薄略是赧反致勤謝此衷不安羅端不敢重違盛教謹俱拜嘉破鏡即令換呈不腆薄儀聊此申敬統惟照恕

回揭史遊擊世用

累歲海上之行無非為敵邦是勞今又眷眷繼以手教
前後感刻不省所喻頃在兵冗中未遑候儀責固難追
謂之有聞則未也慚悚難容見誨三策實是兵家勝筭
顧以事係天朝不敢擅行茲未免辜負盛意祇切嘆
惜胤子勤護魯認輩四口活還鄉土足想高誼有素傾
嚮何量初春尚寒惟冀自珍不宣

回揭陳提督

自違光塵脩經節序瞻依益切邈慕長懸茲蒙眷意忽
紆華翰始諳途間起處增重感戢于中曷任傾慰曾於

風便屢荷記存無以豐貺而今又盛諭勤款敦勉備至
軫慮蔽服可謂極矣敢不惕厲遵奉以為小邦善後之
圖耶每念高明久勞東土恩洪報蔑稱謝無階而泥鴻
遺迹邈不可攀况審旌旆復轉粵徼道途益遠音墨愈
闊西望雲霄只覺悵惘而已惟希秋寒祭戟萬重恭此
專報伏惟下亮

揭萬經理世德

秋候乍寒伏惟起處神相久闕拜候瞻想不已大人既
躬奉諭命來理小邦則小邦事即毋論纖微悉當關
稟台裁况此倭使一節實係莫重機關在小邦固不敢

容易處之當賊使之初來既不得嚴辭斥還今已來在都中畢觀虛實似不可任然遣還俾兇徒復生奸計小邦先前凡係賊情邊報無不據實以聞此事亦一大段邊報茲欲隨例上聞恭竢處置是雖出於區區過慮而亦無非上畏 朝廷以盡事 大之誠而已何嘗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然猶不敢自斷屢行咨稟實未知大人定算如何以陪臣沈喜壽伺候門屏侍大人近茲令因便仰稟側聞大人若有不怡之意不穀不勝惶感惟當仰聽指揮終始了此事惟大人在小邦何敢擅越徑處不穀所咨陪臣所請俱不過稟之而已惟大人洪度

有以亮之無任悚仄肅此奉謝以暴微悃統惟台照

揭萬經理

雪後寒候更冽瞻嚮政勤茲蒙盛帖就想起處神相感浣無已留兵一事是實小邦所自圖其多其寡係小邦成敗存亡利害所在寧顧不自知耶而日前因酌議之命只以八千為請者蓋 天威所及亦足以怵賊心壯國勢而小邦措糧之勢止此則庶可支繼也自量已熟誠難易言半途缺糧三軍枵腹則深恐致悞大事益辜皇恩區區憂憫實出於此大人按臨敵邦既久小邦情事想已畢燭參事勢酌多寡惟在大人盛算伏願量察

覆咨已詳茲不申贅統惟崇亮

回揭萬經理

荐辱長牋慰諭誼切滿紙惓惓無非爲小邦善後之圖
莊讀再三不任感戴不穀雖極無狀至於利害存亡亦
知所擇寧有求撤所援自速其亡惟是區區不得不仰
陳已具前咨想今關聽倘蒙照察可知小邦情勢非敢
強執前見只是申稟台裁惶懼悶迫不知所言伏願大
人裁量指示以畢拯濟之恩千萬幸甚不宣

回揭萬經理

連日眷惠手翰鑄誨諄切感惕不知所言以蔽邦之故

勤大人籌度不穀誠有罪焉况此示諭爲小邦指示安
全之道敢不傾國以聽但當初一咨只將小邦情事仰
稟裁處而繼見陪臣姜紳面承分付卽以遵奉之意另
具咨覆方與臣民竭力措餉此外更無別情致此再教
惶赧益深小邦今日事惟大人命廟謨已成台諭又勤
豈敢違越以重罪戾後咨若到可其鄙棕容一叩謝棟
仄不宣

揭藍遊擊

考成

昨見邊臣飛報審節下提孤兵扼強寇血戰終日大鏖
兇鋒捷音風馳歡聲雷動寡人聞來驚抃感激不知所

言晉泗之賊踰入全羅左脊出沒山谷焚掠殆遍湖嶺
一帶爲之騷然小邦之軍莫敢遮截茲者一捷賊乃大
創使嶺外殘民獲脫於兇焰 天兵對壘之將賴以增
氣後日蕩掃妖氛之績未必不因此一捷爲之基也謹
馳專价仰候起居兼申賀悃不腆土宜聊以措謝統惟
盛亮不宣

揭李遊擊天常

伏惟春寒牙旋增重自聞管下水兵湮沒之變驚惋痛
惻愈久愈深冒涉鯨波遠臨敵服飽經辛苦載逾時序
而重有如此之慘良由小邦祚薄不得蒙享於天意仍

想大人倍費愴念謹以專价申慰於下執事統惟盛亮

回揭張六三胡汝和教師

兩足下爲小邦勤劬數年留鍊不教之民一變恬嬉之
習稍習節制之方敝邦之受賜多矣西旋之後消息無
便感德思功尋常瞻嚮茲者伏聞雙軒再屈庶幾攀別
有期而伺候諸衙門念冗無少暇旣不得一展舊歡又
未遑候稟起居方竢不敏之責着翰先辱汗赧無已示
諭之意謹已領悉隨當留意處之姑不多及餘祈春寒
若序自玉不宣

回揭藍遊擊

曩接芝宇慰甚披霧邇來多事久闕候問方深傾嚮眷
辱長綫慰諭勤款圭復再三不任銜戢天不靖敵邦墊
茲喪亂靡而不自振幸賴 聖天子威靈得有今日大
人擁節東來志吞兇醜區區仰仗之私曷勝云喻今聞
分鎮畿左控扼要衝灰燼荒墟竊想備盡勤劬貢慮無
已伺候文官嚮導武士謹已領命聽候帳下兵刀等物
亦當隨儲奉呈春寒尚峭所冀若序自玉忿忿不宣

揭沈通判 思賢

曩時大人以敵邦之故出入賊所不憚勤劬使賊酋俛
首京城復舊一莛苟存以至今日無非大人之賜寡人

心常銘感天未悔禍賊又豨突大人高趾再辱敵疆而
軍旅旁午憂虞不暇接晤未洽軒蓋又遠慚負厚義不
任瞻悵茲者軍儲告罄餉道莫繼使對壘荷戈之士嗷
嗷待哺大人深念海運之艱不惟周旋告稟以贖憲臺
之畫至於呈揭利害痛陳情弊其為敵邦軫慮而欲終
厥惠之意為如何哉側聞大人又奉臺檄來管海漕敵
邦蕩竭之狀大人素所悉也唯望善為方略俾敵邦卒
獲拯濟則幸孰甚焉朱熹方熾只祈履序珍必不腆土
宜具在別幅統惟盛亮

揭陳遊擊 寅彭遊擊信古許遊擊國威

月沙集卷之三十五
七
秋霖乍霽不審起居如何久睽奉接只切懸慕前月索和倭子來赴楊都院陣下當時不穀投帖於都院以辨其不可今聞倭子分在大人營中想密防行走不待不穀一言也然此賊無事請和深入腹裏其意未必不在行計若防衛不嚴出入自由與諸處降虜詞知本國事情天朝消息則他日之患有不可勝言者此係機事之重豈獨不穀之憂哉近日葉春之事亦可戒也况都院既已西還制府遠在鴨江憂虞之機不一而足而關梁欠嚴細作遍行此正倍加警備交相戒飭之時不穀不敢自外於大人敢以日夜所耿耿者瀆於左右統惟

亮納不宣

回揭陳把總

曩足下之臨敝邦也敝邦之人蒙足下教鍊之效一變至於節制足下之惠寡人迨猶未忘茲聞高蓋再屈甚慰懸望近緣多事一候未遑長牋先辱感愧如何示意俱已領悉事體所當為則惟當一致誠款寧容有一毫彼此於其間哉盛貺不敢璧還謹輒留領姑此布謝

回揭戚叅將

牙旌西邁已閱星歲嚮往之情諒不能已眷惠手翰指教縷縷足見高明不遺之盛意傾悞銘謝曷任云喻仍

念小邦七年兵火僅延墜緒今幸氛翳稍淨區域再造
絲毫纖芥莫非 帝力况如高明曾臨敝服跋涉荒墟
衝冒鋒鏑辛勤勞苦萬倍乎他功烈不刊在人耳目冥
鴻無跡而馨聞亘存光塵已邈而瞻慕長懸豈料茲者
得接尺素於累千里之外而復蒙高明軫念下邦查撥
漂到人民致之再生之地非我高明勤厚之意何以及
此其為感荷實難容喻山川間闊奉晤靡便臨風馳遡
只切依黯別錄土宜略申慚悃統惟下亮

揭董提督一元

伏蒙勤諭足見大人酬勞之厚意敢不恪遵第伺候左

右本是陪臣職分微勞豈有常典之可言况鄭光績跟
隨大人為日不久敝邦命爵之舉自有資級之限此人
新陞宰列今復超躋恐傷公器謹當再加商量有以處
之韓金兩通官即令右叙示獎統希崇照不宣

回揭宋旗鼓文鑑

自別總府大人日望牙旌造返了此東事小邦不幸大
將軍裹革沙場總府大人代膺節鉞山川叟阻信息杳
然區區瞻嚮實切于懷今也輜輶又回悵缺尤深所須
馬匹即令該官撥付統惟垂亮不宣

回揭彭遊擊

霍暑敲煩仰惟大人動定何似瞻遡方切茲奉盛帖且辱嘉貺不勝感悚之至敵邦喪亂之餘軍械蕩盡如鳥銃長刀等物收拾補綴數甚不敷雖或有得於戰陣者率皆隨給戰士頃以外方所儲罄數呈進於都院衙門今無餘儲只將鳥銃十柄奉敬牙下大人為小邦萬里勤勞惟是弊鈍之器原為殺賊之需苟是力量所及惟當一聽分付是誰之事乃敢言價銀兩羅綺決難領留謹俱璧還稽謝厚眷祗增慚懼銅匠刀手並依起送

回揭龐參將

曾審大人體中不佳竊想驅馳暴露致損天和罔非敵

邦之故旅館荒涼炎雨昏墊不審邇間調攝若何區區奉慮不弛于懷茲承示帖備想愆候尚爾兼之使令非人供役多缺至貽左右之憂敵邦雖殘破之餘禮接王人母敢怠慢而乃為此輩壞了使區區敬奉之誠不得仰暴慙赧悚仄不知所言通官即拿重究另擇他譯以充指使採柴軍丁俱當科罰而再承帖諭姑令滌罪仍候榮下且差太醫仰診裊鼎惟冀愷悌神相不宣

揭陳同知登

日昨途左有一卒哀籲乞命自言李遊擊標下軍丁左其姓承光其名來時到林畔館與所寓主人乍詰遽尔

致斃因其家赴訴于經理臺前大人今將查覈科罪云
仰惟 天朝法紀至嚴固不敢有所干議第念 天兵
為小邦千里跋涉道途飢渴艱辛萬狀旅次寄寓不得
不資於主家主家之人倘或頑蠢不應其資資而不得
則必不免怒怒而猶不得則必不免闕因此相觸亦非
大段其至殞命則特偶然耳初非有心於殺之也且其
所闕未知何事事之曲直亦不可知其死之必由於闕
又不可知而聞其女素有癘病云是或因病自斃何必
致傷而殞村氓無知不告官司徑自濫訴如此誠可駭
也因一夫自己之說遽加重律恐或有冤也其情偽曲

直想必不迺於明鑑但此卒少而健且與平壤之役其
有功於小邦有素倘令貸其死使之殺賊自贖則渠必
感激先登以立奇功於死者不必冤而在小邦受賜多
矣伏願按覈之時特從惟輕之律使胥吏得免枉死壯
士有以自效千萬幸甚忿忿不宣

回揭舟 天使登

仙輶之涉敵疆月換莫矣嚮風瞻竚區區不能已眷辱
長戩忽及於傾蓋之先深荷大人不外之盛意無任感
戢儲封之典遙蒙 聖天子恩命是實小邦宗社之慶
何但不穀父子之私情大人以文司近禁之重銜命遠

臨適值暑令方嚴敲煩爲苦道途之艱其何以堪之貢
慕之情實未嘗少弛迎候菲儀只循故常非所以爲禮
也今悉諭意益深慚悚攀拜伊邇馳泝更勤未前惟冀
順攝自愛另有小帖統希莞入不宣

揭王叅將

曩者大人自寬奠浮海而西也蒙大人咨諭丁寧已知
大人身擔遼事要策竒功深謀遠計迥出尋常風帆遽
遠消息無憑欽歎高風瞻望悵然誠不料玉趾之再涉
敵疆也茲聞簡委專征建節東來龍驤蔽海組甲耀日
信乎有志者事竟成也其精忠義烈足以聳動華夏送

死窮寇想應補魄小邦一自遼陷之後龍灣西岸豺虎
縱橫西北數千里之境皆是待變之地兇賊信然傍伺
日肆獰嚇豕突竊發朝夕警急掃盡域內之民分派防
戍之卒凋殘單弱處處孤危遼援旣失籲呼無因今遇
官軍復見漢官威儀邊聲一振士氣百倍寡人聞之不
覺欣躍但此賊凶狡有餘猖獗益甚飛辭行謀乃其長
技假譴之歸化者誠僞難測村民之嚮應者叛服靡常
納污之仁雖是大君子度內事意外之患亦不可不慮
羸師以誘管敢之謀可戒空壁而戰魏都之趨可憂相
機知難兵家勝筭器械若或未備則難以禦強糧運若

或不敷則難以持久惟願大人詳探河西大軍齊集與否深思熟講務出萬全以收不世之奇勳天下幸甚小邦幸甚謹馳一介專候起居不腆菲儀莞入至感統希崇亮

揭嚴都司

恭審新膺節鉞遠涉風濤紆旅虎穴揚帆閔口全遼版籍盡入談笑之中東路遺民復見漢家日月威聲捲海義氣薄雲假息殘孽將不日而授首瞻望欽歎不知所言小邦一自伊賊稱亂之後西北數千里之境皆朝夕待變之地掃盡域內之民分派防戍之卒兇賊猖然吃

哮日肆豕突吏辱食兵坐甲于今四年矣遠近疲於轉輸中外苦於徵發遼接既失已絕籲呼之路邦力匱竭將無自振之勢今觀官軍士氣百倍寡人聞之不覺欣抃但念賊兵尚強宜戒輕進兇謀難測宜察奸謀假捷之歸化者誠偽亦何能知也願大人詳探河西大軍齊集與否且審遼陽賊勢衰盛如何深思熟講務出萬全以收不世之奇功則天下之幸小邦亦與焉謹專一介仰候興居土宜菲薄只伸微悃惟鑑存是希

揭劉揚

天使

天使欲不擇日徑進願之

遣近臣講止特命製之

自聞

皇華之涉弊疆也不穀願言之誠日日以幾仙

軒漸邇瞻竚彌勤第迎受 詔命禮莫重焉不穀躬率
臣民肅事于郊外天威赫臨不違咫尺自昔必預卜瞽
史得吉辰乃行不則幾於怠 皇命而虧盛禮也是實
區區小邦二百年遵守之規也茲消十二日敬聞于下
執事趨承下風屈指亦無多不穀拱以俟之肅楮不宣

回揭劉 天使

不穀以區區僻壤不虞玉趾之臨也大人不鄙卑之屢
屈敝止假以色辭祥鸞瑞鳳之儀霽月光風之韻藹然
於樽俎之間不穀何以得此惟 聖天子寵靈是藉彌
不勝隕越于下邦力殘匱供應不稱情不穀惟其罪之

懼乃蒙眷辱長牋存諭慙摯至以賤譯輩職分微勞過
賜擡詡大君子度量一何盛也謹當遵命損貶多儀已
藉手拜嘉所不敢虛雅意也而寶箴瓊章又及於弱息
把玩莊誦父子同在春風座下也榮感榮感仙輶已戒
路後會杳難期也矣思之黯黯薄具只申菲敬惟鑑存
之小晚當候館下姑希崇亮不宣

回揭揚 天使

大人秉憲霜亭清猷藉甚高名峻節重於喬嶽不有
聖天子龍飛之慶海外遠人何得以快覩數日賓筵薰
挹風標餘爽在襟令人起懦非不願趨日承誨而嚴切

月集卷之二十五
十四
之地不敢屢溷區區此心何嘗不朝夕左右也別日鼎
近離思倍黯茲蒙寵賤情誼藹然第獎飾過多愧不穀
不足以當之珍儀實出心貺謹登嘉之矣薄物將敬崇
入至感趨候在卽此不周謹

回揭王差官

日邊臣傳報參將王大人咨諭已知援遼幕中有天下
士也今足下挺身豺虎之窟不遠千里而來欲與寡人
論天下大計揭示條略不啻耳提而面命論議嚴正猷
謀的確義氣烈烈讀之令人神王嚮所謂天下士非足
下而誰奴賊稔惡兇鋒銳甚長蛇封豕荐食全遼未聞

有一人出一聲抗賊寡人憂憤激昂寢不甘而食為之
廢今者足下聯結王參將義旅要弊邦共圖恢復此實
寡人日夜誓心者也今日之事毋論君臣父子逆順大
義只以利害言之小邦之得有今日誰之力也兇賊信
然旁伺欲甘心於小邦者久矣而尚今未易下手者徒
以遼陽在耳今遼城已為賊窟遼左已為叛民朝京之
道路既阻宸極之消息未聞寡人西望雪涕若感感
靡所騁苟有恢復之機則寡人雖親率戎行亦所不辭
第計不先定事必不濟小邦兵力本既單渺深河之役
健兒殆盡西北數千里之境皆是待變之地掃盡域內

戶部集卷之二十五
十五
之民僅派防戍之卒處處孤弱自守不暇若 天朝大
兵齊集河西水陸並舉官義協心則當撤盡諸處之兵
合力共討以期滅此朝食今也只恃古河義兵數百烏
合之衆空圍而趨利則比如肉投餒虎倘或兇賊知我
撤備而渡江以鐵騎徑趨為直走魏都之計則弊邦彼
此不相救翦焉傾覆矣無益於 天朝而速禍於小邦
小邦不支則他日之共圖遼事者誰也况聞王大人解
兵竄西而去韓總兵單身投我而來尚誰倚恃以圖大
事乎但當收拾精勇駐劄昌義之間以為來則討之之
計而待 天朝大兵之集左右犄角期日並進以收全

勝此天下之奇功而寡人之素所畜積也惟足下亮之

回搗毛都司文龍

大人遠涉鯨波穿過虎穴揚兵海上駐節開口一指顧
之間風彩立變使三韓民庶復見漢官威儀旋聞鳥群
賊縛兇渠奪賊壘定遼衆於一日之內雖下齊七十城
之烈何以過此寡人聞來失喜不覺起立眷辱長牋慰
誨慙摯讀之令人神爽蠢茲小醜敢抗天紀罪惡已盈
神人共誅小邦不幸地近壤接最被侵轢伊賊或遣人
擗嚇陰伺議後之跡或張兵兇脅顯示先擊之謀小邦
憤切張膽禍迫燃眉遼陽之援既失籲天之路亦阻感

感靡騁如窮人無所歸日望天討之過加廢效敵愾之夙願惟是兵力單鈔國勢削弱去歲深河之役丁壯盡歿今年詔使之還水卒滄死塞上兵氣索然不振西北數千里之境皆是受敵之地掃盡域內之民僅派防戍之卒處處孤弱自守不暇誠可矜憐然當糾旅界上以張聲援若河西大衆刻期進勦水陸並舉東西齊集則敢不收拾羸殘以助掎角之勢哉但兵必貴萬全利不趨百里倘西師未及進薄水兵未及齊到而兇鋒遽為肆毒則豈非可憂也哉大人帖中所謂不為欲速之謀者誠石畫也大人深思熟講以收奇功天下幸甚寵貺

多儀拜嘉珍感不腆土宜只表微誠莞人是荷

揭毛都司

秋氣日淒淒不審動定何似向者鎮江之舉誠一快也無論日後利害猶足以小洩神人之憤敬歎敬歎似聞大人欲移劄義州以為再圖之計云信然否乎兵家之事須審勢度力見可知難方可動而無悔此賊負嵎咆哮狂猱日甚今雖專意河西小懈於東路其信然之心固未嘗一日而忘我也歸順假捷誠偽不可知今若不計兵力乘銳而趨利則軍候之謀難信浚稽之伏可憂已未富車之輕進是卽前轍之鑑塞水早寒冰合不遠

兇鋒肆毒鉄騎長驅小邦沿邊分戍困頓羸弊之卒既無抵當之勢三大人數千之兵或不能支吾則小邦之蹂躪已不足言王師之損威實係天下之大機願大人深思熟量務出萬全姑留宣川鉄山等地待西師大集以圖約日分路之舉幸甚前書已略及矣而不憚煩復者憤激同仇義切一家區區所見畢獻無隱惟高明裁察一价為候兼申稟議土宜薄略統希崇亮馮楫神遑

回揭揚御史稿

貢使東還華問續及慰誨懇勉以疆場之責眷顧之意藹然可掬感挹風槩曷勝傾戴敝邦不幸南北交警

綢繆之備未嘗少懈軍前需用最急焯藥而不能自辦只靠天朝目下官司方患缺少恃大人庇保全安之高義不免屢有煩擾茲蒙盛雅特許隨便貿換下邦何幸獲此終始之恩私耶銘佩德意不知所謝茲憑黃叅謀之回敢以一价恭候起居仍備薄儀仰申區區謝悃閩寒方嚴唯願為世道珍衛統惟崇亮肅楮不宣

揭揚御史

竊聞行春繡節近駐江上小邦山河重入領略再造遺氓亦被餘波瞻望衮烏曷勝慰慕封疆有限末由攀拜區區此心益切嚮往謹以一价仰候行李不腆土宜聊

申菲敬統布崇亮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筵中啓事

庚戌三月十五日朝講

以知經筵入侍啓曰 私廟追崇出於 聖上誠孝之
 至情臣子不敢更瀆而第顯親必得其禮之正然後方
 可謂之尊親若不顧禮之當否不計事之是非徒欲循
 其私意則非所以愛親也昨日 聖教以為後世雖有
 峻論予自當之此 教尤極未安人君處禮之變當無
 一毫未盡俾無後世之議可也豈可知有議而強為之
 乎臣子議禮又豈可使君父得後世之議而自安於心

乎如臣庸劣當此變禮不知所為乞先適免以正莫大之禮 上曰當此許多大禮非卿則宗伯重任誰得為之 私廟事時王之制如此卿雖累陳不得從之卿不為浮議所動可也且宋仁宗三代後令主亦追尊李宸妃為太后且祔太廟矣李對曰初則別廟奉安而後四五年入廟矣此乃錢惟演佞仁宗建此議而入廟朱子書於貶辭且李宸妃則與後世事相異仁宗於生前不知為母子死後追聞傷慟太甚有此激成之舉然是仁宗之過舉此豈後世所當法哉 上不答

閏三月十六日朝講

以同知經筵事入侍啓曰奉慈殿祭禮用 太廟之制為之之教極為未安本曹亦欲啓 稟而未及矣文昭延恩亦為隆禮但不得血食耳既不入廟則自有當用祭禮 太廟之制則不當用矣仲子之宮春秋譏之然而魯為八佾而仲子之宮則始用六佾蓋以別廟故貶損之也此是大段舉措不可不審定 上曰 天朝孝宗皇帝於太廟近處為之凡祭享一依太廟矣卿等相議處之

癸亥九月二十日晝講

以知事入侍啓曰秋節已盡合水不遠此賊以形勢言

之則似不必先為東搶雖或有警且未知直抵京城而
關西則恐或有一番墮突之患雖明知其不來在我之
道以為必來而待之可也宜預先定計自 上當進戰
以拒乎當固守京城乎抑退保江都乎或南邑乎我之
所到賊亦可到退走則必無及矣而京城 宗社所在
百萬生靈纔為奠居捨此何往一出京城則蒼黃之際
意外之變亦可憂須先定死守之計曉諭中外人心自
然固結國勢自然鞏固而反側者亦不敢生心矣 上
曰予意亦然捨此何往又啓曰 聖意若此則須堅定
此計明諭中外京城雖大而難守略加修改鑿濠增堦

則可禦虜賊矣且京畿東伍既不赴西使之操鍊以為
扈衛四方勤王兵自當捍衛矣賊豈敢久駐乎廢朝不
思防守但為避走之計至出體察使處處欲為保障而
亦未能成一出都城即是亡國之日豈忍使 宗社宮
闕百萬生靈付之賊手乎臣曾以此意陳達而恐是過
慮矣今則秋防正急不可不先為之所故敢此更 達
矣 上曰予意亦以為當守京城

甲子十月二十三日晝講

以知事入侍啓曰明明日當為私廟 親祭祭文及祀
典上年已為定奪矣但神主傍題上年臣累度陳稟而

未蒙 發落厥後未聞有追書傍題之舉自 內若未
舉行則今於 親祭時當改書傍題矣都承旨鄭經世
曰今李某所達傍題事自外間聞之則綾原為某處繼
後必區處此事然後可以為傍題云若然須速為處置
而改傍題為當 上曰既已改之而不為傍題而已
鄭曰近聞 私廟追崇之說頗有不當有之議論此必
因不為傍題之事而外人測度 聖意如此說話也頃
者李義吉之疏其言極無理朴知誠之疏雖有廟享之
意而猶不敢公然言之李義吉其一家人云而其言
如此矣李曰 私廟事廷議已定而朴知誠李義吉等

疏相繼而入朴知誠疏則今春賊适變初例下本曹而
蒼黃中未及察見 還都後最久始為搜見李義吉疏
頃者亦例下本曹李義吉之論又甚於朴大槩朴知誠
亦讀書人非必有迎合諂佞之意而然也似是獨學故
其於說禮識未透見未到耳其疏甚支蔓辭說恍惚雖
難盡記而大槩主意以儀禮不杖期條曰為君之父母
之語而以証此論又以近思錄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之
語而為証據殊不知此皆錯見處也儀禮為君之父母
君服斬臣從服期云者非指此也鄭玄註云君之父母
者謂合立為君而或因廢疾未及立而早死者云則是

不可為証於今日也且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者天王
封建諸侯諸侯雖於私兄弟非長子當為大宗也如漢
高祖封蕭何曹參為諸侯蕭何雖於兄弟中為季子當
奪其宗而為大宗也此皆錯見處非有私意而唯其察
理不精故所論如此其害於大禮關係非細豈非大可
憂者也昔漢光武南頓令之宗室踈遠甚矣王莽篡位
之後崛起閭閻遂成帝業是實創業之主而光武乃上
繼孝元皇帝之後立其四親廟於春陵舊鄉其重宗統
至公之道真是聖人手段朱子甚為嘉歎朱子弟子何
叔京曰此則善矣然不若以伯升之子立為其後之為

正伯升即光武之兄劉縯之字也朱子聞之曰叔京此
論最正云小臣今日之請速立後傍題即此意也鄭經
世曰外間或云綾原當為奉祀而曾為他繼後故自上
難定云未知是否李曰此說臣亦聞之上年亦嘗微稟
於筵中而未有發落設若如此當宣布外庭該官
自當考據法例而處之矣上曰金長生之論朴知誠
之疏何說為優鄭經世曰金長生則以為為人後者為
之子既以宣廟為考則不可又以大院為考云此則
似不然矣若以宣廟為考則是禰其祖也今殿下
則雖繼宣廟之統而以宣廟為祖則雖以大院稱

考亦無所害故前日與禮官相議以為稱考而不加皇
字稱子而不加孝字云者亦臣之比意也李曰小臣則
本曹當初 啓辭及上年 親祭時引對之日已盡陳
達今無更 達之事而大槩金長生以為人後者為之
子雖以叔繼姪以兄繼弟當為父子云此則但以宗統
為重而臣等之意倫序之不可闕亦重矣然金長生之
意亦深遠蓋慮偏重於私親則或有後日加隆之邪議
也到今見朴知誠等疏謂臣等曰防微若不斬絕則必
有如此邪論希 恩固寵者相繼而起不聽吾言今果
如何云臣等之意豈可為後日防微而先為過中之禮

也朴李之疏初欲回 啓辨正而與大臣及諸人相議
則此乃 朝廷莫重莫大之典禮上年該曹既已據
古今參酌情文議大臣定奪祀典封號祭文屬稱詳盡
啓下遵行已久今若以一二偏僻之見遽為更議是
有所撓改也置之為宜云故不為回 啓矣鄭曰光武
為私親別立廟而不置主祀者何叔京問於朱子曰立
伯升之子為後則如何朱子極稱此論甚當云正如今
日之於 大院以綾原為傍題也古人云衆言淆亂折
諸聖訓今雖衆論蜂起當以朱子之言為定也明時之
人有言曰漢宣帝若陞一等而考昭帝則必將降一等

而兄史皇孫其辨釋極分明矣朴知誠則以為稱考則必行斬衰斬衰則祭祀之禮一不可不致隆云此失其宗旨之言也不可行之明者也李義吉疏則曰 殿下宗廟為 殿下高曾祖禰而設也云其言極為無理今殿下入承大統而於大院為別子綾原奉 大院之祀而為別宗則當為百世不遷之位而得禮之正也如欲有加於此則決不可為也臣等豈欲使 殿下有此過當之舉也朴知誠不能博考禮意唯以所生之恩為重以為必當稱考既稱考則不可不行三年之喪云其考察甚不詳矣 上曰禮文則未之知矣稱考則似無不

為三年喪之道理鄭經世曰尊祖義也親親仁也義之所在恩有所屈若繼先祖之統而有禰之道焉則厭於所尊故不得為私親而服斬也明矣李曰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當服期云既曰當服期而亦不沒父母之名臣等之請稱考者只是於祭文頭辭既不可稱叔又不稱兄不得不稱考而已非以為宗統繼序也此臣所以前日 筵中之啓曰 殿下於 宣廟有父子之道而無父子之名 殿下於 大院君有父子之名而無父子之義者意蓋為此也鄭經世曰此說甚精 上曰豈可以有祖而不服其親之喪乎鄭經世曰此非今日

之所當辨只以徇題之事有所云云耳

己巳閏四月初一日朝講時為領事

入侍啓曰明教化正風俗雖是腐儒迂濶之論近來人心貿貿不知倫紀君臣之義父子之倫全然不知以此弑父之子謀逆之臣接迹而起明教化正風俗實急先之務也小學勸講最為緊切廣印頒布京中及各邑置師長常常教訓自泮中通讀訓習先以大文印出教之便易且明教化在於崇獎儒術先生長者亡逝之後師友道絕久矣此又寒心言上曰此意甚善小學勸講下諭各道使之着實舉行且師友之道何以則可以復見

也 啓曰崇獎儒術使人有所興起而矜式則自有師資之益矣 上曰金長生張顯光予待之非不誠而不為上來今可招來乎 啓曰金長生年過八十近有耳聾之病以其不堪從仕故老人難於上來上年春初逆變送書於臣等曰欲上京一拜 天顏而退而天寒老病逆獄又聞已平定不能上去云矣自 上若不以常規優禮招之則必上來矣 上曰各別下諭使之駕轎給馬上來 啓曰儒賢作故之後例有追贈之典成渾獨未蒙贈當身生時本無仕宦之志 先王擢為參贊今若追贈以示崇獎之意則士林必有矜式師友之道

復興矣近見其文集學問上工夫最為篤實門路最正矣

上曰時未追贈乎對曰時未追贈矣

發落取稟則

命追贈厥後四日吏曹以領議政下批則過重之教為未

政似為過重聖日晝講崔有海啓以過重之教為未

安李植曰非以政丞追贈為過重領相則過重故言之

耳李植曰非以政丞追贈為過重領相則過重故言之

聖日知之錯矣非以政丞為過也

辛未四月二十日大臣引見時余為右議政與海

昌君尹昉領議政吳

允謙左議政

金塗並入侍

上曰追崇一事卿等之意如何吳曰云云尹曰云云李

曰此是國家莫大之論無前變禮以臣矇學何能折衷

仰達乎第反正之初臣忝在禮官 聖上親祭廟社之

後欲祭私廟應行典禮及祭文頭辭臣與大臣參酌講

定封號大院支子主祀等項節目議稟 啓下至今遵

行八九年矣厥後喪禮時 聖上欲行三年喪欲自為

喪主而廷臣爭之即為 允許以 聖上誠孝至情何

所不用其極而發乎情止乎禮義如此大聖人至公至

大之意孰不感歎今者追崇之論誠所未料臣不知所

達 聖上英明高出百王經史所載必皆歷覽是非得

失無不瞭然裁判於宵中而獨此一事未免所蔽臣等

竊悶焉 上曰有可據經傳明文乎李曰經傳中可據

之文及先儒論議雖未得一一記誦以達而如曰父為

月沙集卷之三十一
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又曰
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孫封爲國君者世世祖是
人也不祖公子大槩以士大夫家言之則祖孫不相爲
後孫不可以繼祖帝王家則以宗統爲重雖以兄繼弟
以叔繼姪嗣服之後便有君臣之義父子之道雖以孫
繼祖當禰其祖創業之君肇建邦土故立宗廟以祀其
先周公之追王太王王季是也繼世之君則承祖宗之
統踐祖宗之位不敢以生我之恩以小宗合大宗也
上曰此事欲爲奏請矣 天朝若不許則子亦無憾矣
若宋戶部之論則必許之矣李曰 天朝於外國之事

雖知其不當豈有塞之之理乎但如此大議論必廣詢
熟講俾無未盡而今則國中之論未得歸一而先爲上
奏未知如何 上曰在於其言之當否不在其人之名
之高下矣如金長生稱叔之說甚爲無理以此言之則
理學亦不可信矣李曰金長生之言是防微之言耳蓋
堅守先儒定論不然則必有加隆之事意中原亦無禮
學之人宋戶部之知禮曾所未聞而其論自謂義起如
此大變禮其可以義起定之乎其書中有曰上欲追孝
下守經常既云經常則其意可知漢光武以疎遠之宗
室崛起除新莽其功優於創業而上繼元帝之後立四

親廟於春陵舊鄉不入宗廟先儒甚稱之矣 上曰我朝成宗亦有追崇之事矣李曰德宗以世子當立而早薨 成宗上奏請爲追封 天朝許之而其勅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義不可顧其私親而嘉王顯親之誠特允所請云則知其不當而勉從之意亦可知矣豈必取法哉 上曰今人不知爲人後與不爲人後而徒爲議論甚爲非矣李曰此說臣之迷劣所見不能無惑人者對已之稱無論踈近非已則人 聖上入承大統爲宣祖之後謂之爲人後未知其不可也人君以雷霆之威下臨臣下順旨則榮且安逆旨則有罪吾君欲顯其

親苟合於理則何苦而強爲防塞乎自有此論晝夜思
度而迷惑之見不能變易區區之意只欲納吾君於無
過耳若以漢唐以下之主期待 殿下則豈爲此說乎

癸酉七月十八日引見

大臣三司長官六卿判尹引見于便殿 上曰雷震之
變極爲驚慘予之失德卿等各陳所懷 啓曰雷震由
於陰陽不和沴氣相侵古亦有之而此則法宮正殿時
御切近之地震擊如是之多此則前後未有之變也天
之譴告若是其嚴切豈不大驚懼乎變不虛生必有所
以自 上宜惕然恐懼側身修德大加警責可也然須

加功於本源之地常常澄省可見實效近來 聖上施設之間文具多而實事少以故臣下之奉行亦無實之事况此無前之災變應天以實不以文自 上尤當用力於誠意正心之地此雖腐儒迂濶之常談而帝王之學此外無他求言而無虛受之實恤民而無子惠之實除弊而無振作之實則治化無自而興况望其格天譴乎今此之變雖未能明知為某事之應大敵壓境朝發夕集防備蕩然兵糧俱乏蹂躪之禍難保其必無虜雖言甘此亦謀也外寧必有內虞未知何許禍患伏於不睹不聞之中老病小臣夜不能寐無不出之心消災為

福只在君上之心願 聖上惕然克念懋修實德則至誠感天天怒可解矣

筵中講義

書傳多方

臨文 啓曰此篇教誥多方若是其勤懇蓋殷民之不服周至于五年雖以武王周公之聖不能鎮撫於此可見人君德澤固結人心之效也方紂稔惡百姓如在水火之中武王之興師諸侯不期而會者至於八百而及其事定後遺民思先王之德澤久不服周六七賢聖之君深仁厚澤可謂至矣人君可不惕念乎因論陸贄事

上曰陸贄如是賢臣而德宗終何以不用乎對曰古昔帝王之中昏暗忌克莫如德宗先儒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當危急之時倚毗陸贄奉天之亂相矢數日至於涕泣及其亂定便爲盧杞裴延齡等所讒疾而逐之至曰人言盧杞姦邪朕自不覺其暗如此而本性貪忌故不能用賢當國勢危急時非才賢則無以濟亂故任用而實非誠愛也及其亂定則其言觸諱皆所厭聞故踈之此自古昏君之常態也且自古小人之譖君子當君子契合於時君之時不敢生讒害之心及見上心之稍厭必乘間謀陷除去而後已人君可不體念乎因癘疫

事 啓曰北路死亡幾至七八千他道亦方熾發上年逆賊之變有罪無罪連累死者甚多今又癘疫如此必民生之死運也天時失常今年若或有水旱之災則民其餘幾乎無乃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天之示警如此也北路則人民本少常時不能實邊而又死亡如此脫有虜警則以何人而禦之乎思之極爲悶迫上下政宜交修警戒發政施仁以爲弭災之策願自 上體念

論語子曰先之勞之章

以下書
筵講義

曰此章之義人君體念處最多先之勞之卽躬率以正之義堯舜率天下以仁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民亦

從之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以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也先之勞之四字其意深長宜體
念且次章曰先有司者人君御萬機之煩許多事務豈
可親莅當委之有司責以成績使百工效職羣策畢舉
可也若以察察為明下侵臣職則非但日亦不足事體
豈可如是其流之弊終至於始皇衡石程書唐文宗衛
士傳餐徒勞精神有害無益只取衰亡而已人君得賢
才而委任之則各職其職紀綱立而萬事成矣此所謂
佚於任賢者也且赦小過者人無過失固為好矣但人
非大聖不能無過人之賢邪不在於小過之有無人君

欲察臣下當觀立心行事出處大節而已世之粉飾名
迹修治邊幅求免過差於簿書期會之間細行曲謹悻
悻自好者臨大節處大義鮮不敗露本心失身陷國焉
若君子雖於小節細務不免踈漏而臨大節處大義人
所不及者多焉人君若但取無過之人而苛責其小過
則人臣救罪之不暇何能展其志業乎此尤深省處也
世子問毋倦者何事無倦云乎對曰此章則孔子為子
路而有此言也子路勇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聞先之
勞之之教而猶未瑩然若加聞他義乃有請益之言孔
子喻之以無倦者只此持久足以為政之意也聖人勉

人之意深矣人能無倦則何事不可做人君始雖力行善政勇於有爲而志氣怠惰安於小成不慎厥終者多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可不深念哉 世子問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此何義也對曰此本出禮記蓋云使人各舉其所知所親之賢才則我不獨親其所親也此卽公天下之心也註曰只在公私之間此真明白說破人各親其親者是私也公私界限不過一念毫忽之間而推而極之則可至於興邦喪邦可不惕然戒之哉又曰今日 下問之教皆洽當善問之語問毋倦者尤是好意思前日筵中臣請以酬酢講官矣人君爲

學必資講廟今日 下問之處固是可疑當問處矣雖明白易曉處亦當審問相與講明討論其於開導聖聰補益聖學爲如何哉待臣僚當如家人父子使情意交孚未有阻隔雖其已知而猶益審問所謂治之已盡而益致其精者也

論語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章

曰此章許管仲以仁者取其尊周室攘夷狄利澤及人之功足以爲仁也聖人論人有過中求無過功能掩過故謂之仁非謂其純善之仁也且子路謂之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孔子恐二子之深罪管仲並沒其及人之

戶部集卷之二十六
功遂許其仁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孔子必不深許其仁而並論不死子糾之過矣夫仁雖顏子僅能三月不違管仲特霸者之佐烏得謂之仁只許其利澤及人之功足以爲仁也且管仲平生假仁而行霸其所爲不能一出於正所著管子之書有曰內政寓軍令諸篇皆外假仁政而內實寓軍政也但先儒謂管子非仲之所著也戰國人傳會之書也云仲專齊國之政政事必多且有三歸之溺何瑕著書以此先儒謂之非其所著也又曰古人論管仲多矣事君大節如是可疑程子謂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不死亦不害仁先儒謂仲之於子糾傳

也非臣也實諸臣也始之不諫子糾之爭非也桓公既入國則仲不必死也云云此皆惜管仲之功而護之之辭也臣之意無論兄弟既已委質爲臣則惟所在致死焉可也雖師傅亦豈非臣也人臣之義當以召忽爲正但不死而能致尊周室正天下之大功故聖人許之以仁也此不可不詳察處也

論語恥惡衣惡食章

曰此章雖似泛言學者立心工夫而聖人之言無所不包人君立志之大本亦實在此蓋物欲人所不能無者惟能克去已私使天理常明物欲退聽然後志可立而

學可進矣苟或拘於外累則衣食之念得以動其心甚
至於象箸玉杯酒池肉林奢靡遊畋之害無不基於恥
惡衣惡食之一念恥惡衣惡食不獨學者之病也人君
尤當深戒也故古之聖王菲衣惡食平服卽田功皆從
不以衣食動其心而致然此章之旨豈非人君之所當
體念者乎又曰人之不爲外物所累不在於他惟在於
學問學問之道無他講明義理而已 卽下學業長進
日講書筵但聞宮僚之言開筵講讀之際酬酢甚罕云
講學之道不在於文義口讀要在於講明義理前章所
謂法語之言雖從而不但面從異與之言雖悅而必須

尋繹此宜深戒處也講讀之際一有所疑則開說講明
使之體認心會不但面從而已雖所已解處亦須反覆
尋繹使之洞釋無遺蘊乃有進益臣下之進言亦須審
察法語與異言法語則受而改之不但面從異語則從
而悅之又必尋繹微意此乃人君受言之道也又曰天
理人欲之辨非深邃微妙高遠難行之事人於每日平
朝未與物接之時此心之所之在於學問在於善事則
卽天理也在於衣食在於逸遊則卽人欲也人須於此
常加惺惺省察勿使此心走作日日如是則天理常明
物欲自不能累清明在躬渣滓消融只在於人之一心

義理公私之辨不難知也可不體念哉 世子問子路
長處如何曰子路好勇故勇於爲善喜聞過有聞未之
能行猶恐有聞此皆子路之長處也惟其剛果故能勇
於爲善勇於改過程子謂子路百世師豈不信然乎但
爲人矜伐故一聞孔子推獎之語而便有自喜自足之
心欲終身誦之不復求進於道此是工夫粗疎處故孔
子一揚一抑與其所已能勉其所不及聖人教人之旨
深矣

孟子自非惟百乘之家止言必稱之也

講訖達曰此章孟子因問友而言也大槩自天子至於

庶人進德修業之益必須於友此所謂友直則聞其過
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多識前言往行開廣聰明此
皆益友也友便辟則習於威儀而不直友善柔則工於
媚悅而不諒友便佞則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此損
友也友之損益而人之善惡判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未有不須友而成者故非惟百乘之家爲然雖小國之
君亦有之非惟小國之君爲然雖大國之君亦有之可
以爲師者則待之以尊可以爲友者則待之以敬不可
挾之以尊貴之勢曾子曰彼以其爵我以吾仁彼以其
富我以吾義人君之於賢者必屈已而下之虛已而聽

之此章之旨所當體認深念處矣晉平公末葉衰微之君也雖不能用之而能知尊禮賢人故猶得保延數世此乃可鑑而可戒者也食云則食坐云則坐可謂尊賢知所敬矣但終於此而已不能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此無異於學者待賢師之道而非王公之尊賢也必須如堯之於舜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可也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於管仲亦學焉而後臣之帝王用賢之道必須如是若徒崇以爵位之尊未免其禮類之虛則雖有用賢之名不能盡用賢之實矣今臣不以趨走承順為恭惟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

崇高權勢為重惟以貴德尊士為賢然後上下交而德業成人君處崇高之位若不謙謙自卑則賢者必不樂為之用矣然其用賢之實則不在於虛文而在於實德徒以禮類尊敬而不用其言則非用賢也徒以爵祿崇重而不修己德則非用賢也中庸九經云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人君待賢之道不出乎此矣天位天祿天職必稱以天者其義尤重人君代天理物必得賢人以治天民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天位厥惟艱哉又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皆此義也天位天職天祿天之所以付畀於人主而與賢人共治天

民者也非人君所得而專者也至於貴貴尊賢之語蓋戰國之餘人君徒知尊貴之勢不知用上敬下之道故孟子並言之矣傳曰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舜匹夫也堯天子也而堯乃館于貳室親饗其食此乃太聖也堯以不得舜為已憂既得舜之後則天下之事無復憂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賢者也 王世子問曰顏般何如人也曰蓋賢人也而無見著處矣長息公明高之弟子也費乃季氏之私邑也費惠公即季父之後魯大夫始邑於費而其後為惠公蓋魯之屬國也費國之至小惠公他無顯

著之事而如子思之賢猶知尊禮而師之此孟子所以見稱也 王世子問曰非王公之尊賢何為而言也曰人君待賢之道必用其言行其道使治天民可也亥唐晉之賢人也平公雖於禮貌之際徒有虛尊之事飲食坐起皆聽命焉可謂敬矣而猶不知任之以爵此乃學者待師之道非王公之尊賢也雖任之而不用其言則是非待賢之道况徒尊之而不任以爵乎曰 聖學日就高明集註似不必解釋此意前既仰達矣大槩帝王之學潛心默察體認心上觀聖賢立言之本意審取舍義利之分而已不須字字解釋矣孟子之註欲使後學

月沙集卷之二十六
易見故措語支蔓若專務句讀字字釋以方言則文理牽合反失其大義矣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